



小石山房叢書

1 曾 4
6 2 2
3



1曾4  
622  
3

韋庵經說  
一卷

韋菴經說

太倉周象明懸著

君子以容民畜衆論

合兵與民而一之者能使人自爲衛而人自爲養此井田所以爲兵法之祖也先王知兵與民之可合而不可分故聚天下之人而納之于井田無事則耕有事則戰由此道也可以省召募之勞亦可以免轉輸之費豈非師之最善者乎白井田廢爲阡陌而兵與民二矣兵與民二而天下乃無兵矣非無兵也以無民故無兵也何則兵以衛民之故而不恤其民民必以養兵之故而益疾視其民勢不得不俱傷而兩困君子之爲師則不然亦惟法地水之象以



容民畜衆而已天下不可一日無兵之實亦不可一日有兵之名無兵之實則國削無兵之實而僅有其名則國益削是故聖人不欲廢兵而又不忍顯言兵也爲之示其意于地水師曰師者衆也地之外無所謂水則民之外又豈有所謂衆哉君子于是制爲井田而以容之者畜之容之以比閭族黨而丘甸之賦出焉容之以畎洫澮川而戰守之具備焉容之以蒐苗獮狩而擊刺之法存焉而未已也容之以黨庠術序容之以飲社讀法而孝友睦婣任恤之俗成焉當其羣萃而處則作息可以相依出入可以相共歡愛之情足以相死一旦有急兵不練而精將不簡而勇無營堡斥堠而耳目自一無行齎居送而兵餉自充無踐

更調發之勞而壁壘自成刁斗自具若此者曷嘗于容民之外別求所以畜衆之道乎蓋衆之畜于民猶水之行于地而人莫之測也然則兵法之善孰有過于井田者歟後世井田之法不可復行矣得其遺意者其惟唐之府兵乎唐之府兵有府有衛其法二十爲兵六十免役而民無久困之憂三時力耕一時講武而兵無常聚之患六家而賦一兵未嘗悉民以戰也六家而供一卒未嘗仰給于官也蓋隱然有寓兵于農之遺意焉其後府兵變爲曠騎曠騎變爲藩鎮而唐遂亡矣此杜牧之罪言諄諄于十六衛之當復也

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論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孔疏曰  
君子于否塞之時以節儉爲德不可榮華其身以居倖位  
若重爲君子戒者不知儉非節省之謂而韜藏之謂也否  
之難豈僅謹身節用者所能免哉不可云者見之明故去  
之決非戒君子之詞也本義言收斂其德不形于外人不  
得以祿位榮之可謂不易之解矣善乎建安丘氏曰儉德  
辟難象坤陰之吝六四之括囊无咎是也不可榮以祿象  
乾德之剛如初九之遯世无悶是也亦本朱子之意而體  
象九切愚因其說而推論之夫否之時何時也哉讒邪興  
而衆賢退羣枉盛而正氣衰君子雖有休否之心亦不可  
以有爲矣然使德輝外著小人得而物色之則生我名者

卽所以殺我身譬之香以薰自滅膏以明自消其能免于  
難乎君子于此有退避之苦心焉其德之修乎內者未嘗  
重自菲薄而不敢張之以爲名智若愚勇若怯晦其跡韜  
其光甚至毀棄小節不惜自污其身以免禍俾小人視之  
一似與庸衆旣異者夫然後祿不及難亦不及焉此君子  
所以藏身之固也大抵君子无求于小人而小人則必借  
君子以自重彼其意非眞與之同心戮力宏濟時艱也如  
王莽之於龔勝曹操之于荀彧同乎已則用之稍異乎已  
則殺之嗚呼君子處否之世亦極難耳漢室至桓靈天地  
否矣鈎黨之難始于甘陵南北部之相譏而成于俊及廚  
顧之標榜一時有義行之士駢首受戮者百餘人此豈獨

王甫曹節之罪乎亦陳竇諸君子之有以自取也而申屠子龍遜跡梁碭間超然免于評論非有得于儉德辟難之旨者其孰能與于斯後之君子處亂世而求自全之術舍是死策矣

勞謙君子有終吉論

謙卦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凡爻詞中有與彖詞同者此一爻卽爲成卦之主亦例中之一例也如屯初之利建侯是矣謙之九三以一陽爻爲成卦之主文王系彖曰謙亨君子有終周公系爻不復改易但推原其勞而予之以吉耳或問彖言亨而不言吉爻言吉而不言亨者何周子曰卦總六爻其善至大不言吉者亨則自死不吉也謙卦六

爻死凶悔上三爻皆曰利下三爻皆曰吉三旣言吉自不必復言亨也彖與爻似有異而實无異也從來大臣非有功之難有功而不居之難每見負才恃氣之徒挾其智力亦嘗爲國家定大難立大功而器小易盈侈然自放上則其君疑之下則同官忌之疑與忌合雖欲長享其位何可得也文種商君不保要領淮陰彭越相次誅鋤若此者豈獨其君實甚哉勞而不謙則并其勞而喪之矣大禹謨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此君子有終之說也自禹而下克當此爻者則周公其人已公以叔父之尊事幼弱之主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所以集衆思廣忠益者汲汲惟恐不及其在詩曰公孫碩

膚赤舄几几嘉其勞也頌其謙也後之知此義者蓋寡郭汾陽克復東京再造王室以其身係安危者三十載朝廷一紙召之無不即日就道史稱其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其庶幾乎勞謙之君子哉李臨淮抑少遜矣吾故以謙卦九三爲大臣居功之法云

不耕穫不菑畲論

无妄六二不耕穫不菑畲則利有攸往凡學易者莫先于觀象象之不可泥者多矣如載鬼一車履虎尾不啞人之類泥其詞則病究其意則通究其意者觀象之法也六二之不耕穫不菑畲豈真一無所事事哉象之意不過設言之以見聖學之純耳非謂耕穫菑畲可盡廢也注疏及程

傳皆以爲不耕而穫不菑而畲增益一字遂有千里之謬天下事鹵莽行之而豐美報之有是理乎聖人假象以立教之意則不然凡農之春曰耕秋曰穫由種而斂也田之一歲者曰菑三歲者曰畲由懇而熟也揠苗助長乃妄也不耕不菑喻聖學之無所爲于前不穫不畲喻聖學之無所冀于後无所爲无所冀則始終一无妄矣夫二之所以能无妄者何也蓋以柔中居動體動以天不動以人故能順理順理故能因時如農之時而耕則耕時而穫則穫時而菑則菑時而畲則畲理所當爲而爲之皆出于天命之正曷嘗以私意期必曰吾今日爲之明日即得之也哉由是道積于自然德修于罔覺以之遇事則明以之處物則

當以之達權通變則左之右之而无不宜夫是之謂无妄  
夫是之謂利往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  
功斯爻有焉或曰占者如是則利有攸往矣利有攸往則  
大有爲矣得毋近于妄乎曰二惟因時順理而无所作爲  
乃其所以大有爲也彼率意妄行者亦安能有所爲哉此  
又觀象玩占者所當知也

君子以虛受人論

應天下之感者甚不可以私見與也必其心無一物而後  
可應萬物於不窮夫人于天下之感亦貴以大公之心處  
之爾苟執其一成之見以待天下之紛紜則物之未來若  
或迎之物之既去若或拒之終其身於憧憧焉擾擾焉卒

無以得乎事理之宜而我之所操以應物者亦將窮而自  
止此無他不能虛受之故也君子以虛受人其善體山澤  
之象者乎天下之能止者莫如山能悅者莫如澤故澤主  
感而山主受有廓然順應之象焉使山之中先有一物以  
實之則雖感之以澤亦有扞格而不入者矣何則天下未  
有不虛而能受者也君子之心猶是也天下之所以感君  
子者有安有危有順有逆有平有陂若無一不足以難君  
子而君子之心獨粹然加之而不懼雜然試之而不疑淵  
然挹之而不竭沛然充之而不勞其中曷嘗有一物之足  
累哉虛焉而已凡人之心有私則實無私則虛非必蕩焉  
冥焉游其心於無何有之鄉而後可謂之虛也無私者其



心必廣而凡聲色嗜好之故不得入而隘之無私者其心必清而凡愛惡攻取之見不得起而淆之無私者其心必一而凡利害得失之數不得進而分之是以無感之先物自息而此心如故也非卻之使空也有感之後物自生而此心亦如故也非招之使至也君子所爲因物付物者此道得焉爾雖然虛受亦難言之矣天下才智之士其始亦謂天下事可任吾意以行之也卒之過用其才而天下或困我于才之所不及過用其智而天下或窮我于智之所不通若此者何也其中先有物焉以格之也君子不恃才不恃智而一物不有之中萬物皆於此待治焉其殆所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乎蓋天下之物有動靜

而君子之心無動靜固虛也動亦虛也靜而不膠於靜固虛受也動而不役于動亦虛受也吾故于其虛而得止象焉于隨感隨應而得說道焉學者觀象于咸亦可曉然于無心之感矣

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論

遯卦大象傳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天在上山在下相去遠絕爲遯之象夫天非屑屑焉與山爭高下也而山之于天自有不可攀援之勢焉君子之遠小人也亦然遠小人者體天遠于山之意不惡而嚴者乃君子律身之常道也王註云君子當此退避之時小人進長理須退避力不能討故不可爲惡復不可與之褻瀆故曰

不惡而嚴愚以謂輔嗣之言蓋淺之乎窺君子矣以程傳  
本義質之則惡者非善惡之惡而嚴者亦非僅不與之褻  
瀆也程傳曰若以惡聲厲色適足致其怨忿惟在乎矜莊  
嚴威使知敬畏則自然遠矣本義亦曰嚴者君子自守之  
常而小人自不能近合而觀之則孔子繫象之義釋然而  
解矣夫君子之不宥爲惡不待言也其不與小人褻瀆又  
不待言也使非以禮律身而疾之已甚則在我者既無以  
服其心而彼之肆毒於我也必速從來清流受禍職此故  
爾善處遜之君子亦惟以禮自治其身而已其視小人未  
嘗怒於言怒於色也而爲小人者瞻其道貌望其德輝但  
見其可敬而不可狎但見其可畏而不可親敬且畏焉斯

不期遠而遠矣孔子之待陽貨孟子之待王驩曷嘗厲聲  
色以拒之哉而陽貨王驩卒不能與孔子近者無他誠有  
以服其心故也後世巧佞之徒託爲不惡而嚴於是有調  
停兩可之說究之調停不已必流而爲模稜模稜不已必  
流而爲黨惡此又小人之尤者也善處遜者必如天山之  
相遠則幾矣

君子以同而異論  
君子持身處世之道不立異以鳴高亦不苟同以求合要  
歸於是而已矣夫立異以鳴高者是乖戾之性也苟同以  
求合者是鄉愿之爲也同與異均失焉君子惟以一理爲  
權衡故異不亂常同不徇物其合於理者吾從之其不合

於理者則去之雖油油然與衆無忤而未嘗隨俗爲浮沈者此道得焉爾睽之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孔疏曰佐主澤民其意則同各有司存職掌則異程傳曰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自疏言之則爲同於理而異于事自傳言之則爲同於理而異於俗二說果孰優乎曰程傳爲優夫易之道貴有貴用賤有賤用不獨爲有官守者言之也推之在上在下蔑不由之試觀火澤合體非同乎火之性上炎澤之性下潤非同而異乎君子之持身處世亦若是焉斯已矣其同也不以同爲同也其同而異也亦不以異爲異也以同爲同者意主於模稜兩可以爲趨時媚世之術其弊也不愛名節不惜

廉隅而人品因之以大壞則失之流以異爲異者意主于弔詭炫奇如於陵仲子之徒視天下無一可親之人勢不止離而君親叛而名教不止則失之僻君子則不然一好惡也理之所當好者則好之而非私理之所當惡者則惡之而非刻也一辭受也理之所當辭者則辭之而非矯理之所當受者則受之而非污也一進退也理之所當進者則進以立功而非屈節理之所當退者則以明道而非違時也若夫人步亦步人趨亦趨以自附于達權通變之節而不顧理之所安此豈君子矯矯不阿之意哉柳下惠之不卑小官同也不以三公易其介則同而異矣伯夷之不忘舊惡同也不與惡人言則同而異矣孔子曰親者無失

其爲親故者無失其爲故同也靈公問陳而去衛季桓子受女樂而去魯則同而異矣其大同者秉彝之恆性其獨異者絕俗之貞操所謂同乎理而不同乎俗者如此然則彖言睽中有合象又言同中有異者何歟曰睽中有合者君子治睽之道睽而不終于睽也同中有異者君子大同之正同而不一于同也宋之韓范諸君子蓋得此意矣史稱其上殿相爭如虎似乎不同下殿不失和氣則固無害乎其同而異也嗚呼吾安得不苟同之君子如韓范者而與之濟天下之睽也哉

鼎二爻象論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象曰鼎有實慎所之

也我仇有疾終死尤也鄭註以我仇爲五本義以我仇爲初二說孰是周子曰本義是也五有中德二爲正應是爲虛己下賢之主豈可反謂之仇乎凡陰爲虛陽爲實虛者爲小人實者爲君子在初曰否本陰惡之象以有實者視之乃我仇也仇則能卽矣惟剛中故小人雖迫近於我而自不能就涇渭懸絕亦何傷哉雖然千古以來君子與小人作緣者非皆柔靡不剛者也剛而不慎則失足一朝遺恨青史者往往而有故象以慎所之戒之能慎于始庶可無尤于終吾於此得君子待小人之道焉大抵君子負輕綸天下之才而又爲人望之所屬小人欲因之以成功則必借之以自重非有矯矯不阿之節鮮不免矣苟或漢末

之賢士也曾不知曹操之奸惡而俛首事之後雖仰藥而死而身喪名滅爲天下笑卻正與宦者黃皓比屋三十年既不爲其所愛亦不爲其所憎是以官不過六百石而卒免于憂患天下後世無不惡或之愚而服正之智者此無他一慎一不慎之故也或不能慎故爲操之所卽以至於殺其身而不悟正能慎于所往故皓不能卽而超然免於評論然則君子之待小人守其剛而持之以慎其無失身之悔矣哉

中孚論

中孚彖傳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此以卦體言兼中實中虛兩義凡陽皆實凡陰皆虛此卦四陽在外二陰在內

中虛之象也二五之陽皆得其中中實之象也故爲中孚孚卽信之存于中者程傳曰在二體則中實在全體則中虛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朱子本義曰以一卦言之爲中虛以二體言之爲中實又曰一念之間中无私主卽謂之虛事皆不妄卽謂之實非兩事也又曰敬則內欲不萌外誘不入自其外欲不萌而言則曰虛自其外誘不入而言則曰實俱是一時事不可視爲兩截其發明程子之意益深切著明矣其他論此卦者愚不能無惑焉陳潛室曰中實爲孚謂實理充乎其內而外邪不得入此中孚之體中虛爲孚謂外邪旣不得入故中惟有虛明道理此中孚之用不知程傳曰本曰質本義曰一念曰一時皆言其體

而不及其用以用之卽寓乎體也陳氏分爲體用則判然二矣至于胡雲峰薛畏又云實所以爲信虛所以受信於理尤乖愚以謂心無私主則虛心有存主則實人欲去卽是天理存本無先後內外之別如謂之受信則是信從外來爲一物而受之者又爲一物豈程朱二夫子之意乎旣非程朱二夫子之意又豈孔子繫彖之意乎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此學易者所以貴于晰理之精也

三江旣入震澤底定論

禹貢三江旣入震澤底定韋昭云三江者荆江松江浙江或謂岷爲大江至九江爲中江至徐陵爲北江是爲三江非也按吳地記曰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

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蔡九峰注用之其說信不誣矣孔傳云三江旣入入震澤也愚竊以爲不然蓋三江有二一在震澤上流曰大江中江北江一在震澤下流曰婁江東江松江禹貢所謂三江乃震澤下流之三江非震澤上流之三江也所謂入者乃入海非入震澤也天下之水未有下流不治而上流獨治者三江蓋震澤之下流也震澤一名具區一名笠澤其派有五又名五湖或曰以其周行五百里三萬六千頃故以五湖名夫以周行五百里之震澤而受三江之水苟下流壅塞勢不至于潰決不止尙得謂之底定乎以地形考之江自彭蠡而分爲三即大江北江中共入震澤自震澤而分爲三婁江東江松江

入于海夫然後震澤之水乃安瀾而不至于潰決蓋下流治而上流亦治也由斯以觀察九峰之爲功于傳疏顧不鉅哉

胤征論

從來亂臣賊子欲圖篡逆而取人國則必假天子征伐之權以翦其意中之所忌而後可以惟吾意之所欲爲若此者吾於胤征一書見之夫胤征何爲而作也哉或曰羲和氏淫泆於酒日食不知且爲羿黨同惡相濟故仲康命胤侯往征之因作此誓此說不然蓋征羲和者羿也非仲康也以史考之羿廢太康乃立其弟仲康而已執政其目中久已無天子矣當是時生殺予奪之權一稟于羿仲康不

得專也使仲康能收兵柄命將出師則以罪羲和者羿其易如反掌何獨誅其黨惡而反恕其首惡乎且羲和與羿亦非同惡相濟者也有夏舊臣義不忍爲亂賊之所用而又力不能勝故借酒荒厥職以自污姑俟釁而動未可知也蘇東坡以爲貳于羿而忠于夏張子韶謂羲和酒酒如竹林諸子以智求免是爲得之蓋羿之欲去仲康也不啻發蒙振落耳特恐羲和之議其後于是使心腹之人假王命以除之其篡逆之萌實兆乎此若曰今而後莫予毒也已不然酒荒厥職之人一法吏治之有餘矣何至以六師取之哉愚是以知征羲和者羿也非仲康也然則胤征一書孔子存而不刪何歟曰以垂戒也厥後仲康崩帝相

立羿遂篡位羿臣寒浞又殺羿而取其室相之后緡方娠  
逃于有仍生少康焉遂滅過戈復禹之績天道好還灼然  
不爽如此爲居羿者其亦可哀也已史策所載若此類者  
未易更僕數曹孟德之篡司馬氏效之安祿山之叛安慶  
緒效之安慶緒之叛史思明效之是使後之人復哀後人  
也可不懼哉可不謹哉

說命論

商自河患屢遷以後成湯正域之烈亦少衰矣高宗武丁  
起自民間削平荆楚再造殷邦赫然爲中興令主元鳥之  
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是遵何德歟吾嘗反覆于說  
命三篇而知帝王之治天下斷不可以不學也尙書自武

丁以前未有言學者言學自說命始武丁命傅說曰予小  
子舊學于甘盤其情迫其詞卑其殆得爲學之本者乎蓋  
朝廷之上不患無直臣而患無聖主觀于武丁之所以望  
說者一則曰啟乃心沃朕心再則曰說乃言惟服三則曰  
罔俾阿衡專美有商則是上有從諫之主矣說之告王曰  
學于古訓乃有獲言事之建建以學也又曰惟學孫志務  
時敏厥修乃來言道之積積以學也又曰念終始典于學  
言德之修修以學也則是下有直諫之臣矣主臣一心勵  
精圖治武丁之得與成湯比烈者職是故耳後之爲臣者  
必如傅說而後可以成高宗之大爲君者必如高宗而後  
可以用傅說之言語云主聖則臣直諒哉使上無高宗雖



有百傳說且以充耳置矣故學者帝王致治之本而虛受者又帝王爲學之本也厥後周公告成王首舉商之三宗

三宗中宗太戊高宗武丁及祖甲也

以爲法猶此意也夫

微子論

成王既殺武庚封微子于宋以奉湯祀此微子之命所爲作也傳云啟知紂必亡而奔周命曰宋公爲湯後疏云啟知紂必亡告父師少師而遜于荒野及武王克紂微子乃歸之周子曰以爲遜野者是以爲奔周者非疏之說較優于傳矣于何知之于微子之言知之微子謂父師少師曰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又曰自靖人自獻於先王我不顧行遜則其去紂也非奔周也能知廢也其不奴不死而逃

之空谷也爲宗祀計也及武王易侯而王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式商容之間一時老成人爲紂所播棄者無不加禮而微子無聞焉以行遜未獲故也則殷室一日未亡決無奔周之事可知矣即使殷室既亡而武庚尙在微子亦以行遜終耳作賓王家豈得已哉由是言之微子之遜野在武王未克商以前微子之歸周在武王既克商以後此事之本末也如謂逆知紂之必亡而抱器奔周視君親如脫屣卽少知大義者且不忍出此而謂微子爲之乎更可異者史記宋世家曰武王克殷微子啟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夫司馬遷之書每多紕謬不可信夫既曰肉袒

面縛矣又安得左牽羊右把茅乎金仁山曰面縛銜璧必武庚也後世失其傳也此說近之

泰誓論

尙書泰誓序云文王享國五十年自虞芮質成受命改元至九年而卒至此年爲十一年經文言十有三年序以爲命九年武王立二年而觀兵合而數之故稱十一年也非武王卽位之年也史記亦以斷虞芮之訟爲受命元年但謂文王受命十年而崩與書序少異耳書序史記皆因大雅詩序文王受命作周之語故有是說余竊疑之夫紂暴主也文王純臣也文王之世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當是時天下之人心駸駸乎去商而歸周矣然以他人視紂則曰此狡童也此獨夫

也文王視之則依然天王聖明也語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商辛在上而文王南面稱尊是一時有二王矣以理斷之果可信乎不可信乎詩序所云受命作周者蓋有說焉文王自釋囚以還紂賜之弓矢得以征伐四方是受命于紂非受命于天而爲天子也此梁肅之論也作周之義亦謂周家積德累仁八百年之大業自此而興起耳非革命易姓爲作周也此王梅溪之論也然兩家皆知文王稱王之爲誣矣而十有一年則合文王數之是猶爲書序史記之所惑也歐陽子不取信于序不取信于史記而斷然取信于書曰十有一年者武王卽位之十有一年耳又何疑哉文王卽位旣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改元武王卽位

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者皆諸儒之曲說也舍尙書之明文而信諸儒之曲說有識者固如是乎雖然歐陽子之論固確然可信矣其以十三年爲十一年則愚未敢信也十一年者合文王在位言之書序之訛也十三年者就武王卽位言之經文之正也既就武王卽位言之則當曰十有三年不當仍曰十有一年也此又歐陽子之所未及故特表而出之

### 金縢論

金縢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避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漢孔氏傳云辟謂周公致辟於管蔡而誅殺之鄭氏詩傳言周公以管蔡流言避居東一

讀爲辟一讀爲避二說孰是周子曰鄭說是也其意蓋謂管蔡流言成王旣疑周公周公乃避居東都二年以待成王之察及成王遭風雷之變啟金縢之書迎公來返返乃攝政方始東征所謂罪人斯得者成王得其流言之罪人也陳少南吳才老皆從此說朱子始亦疑孔傳當從後乃力辨其不然則知鄭說爲不誣矣蔡九峰云夫三叔流言以公將不利於成王公豈容遽興兵以誅之耶且公於此時將請於王而誅之耶抑白誅之也則致辟管蔡之說有斷乎其不可行者疏又云周公居東二年卽東征三年除去初來一年故曰二年也此尤不可不辨蓋居東在罪人未得以前東征在罪人旣得以後使罪人未得而公遽東

征成王之疑不滋甚乎蓋居東之與東征兩事先後各不相蒙疏乃牽合爲一又不待智者而後知其謬矣

君奭論

君奭序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史記謂周公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鄭王皆云周公旣攝王政不宜復列臣職故不悅宋張無垢言憂成王幼沖其才不過中人故不悅此二說者皆未深知召公之心者也夫召公之心自有所以不悅者其思深其慮遠豈區區淺陋之見所能窺測其萬一哉由史記及鄭王言之則不悅周公也當成王諒陰之時書言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絕無踐阼而治之說踐阼而治漢儒記禮之

誕也周公曾有是乎且召公相洛邑周公營成周召公之心猶周公之心也設有纖毫傾軋之私則召公非聖人矣至於三叔流言金縢冊祝周公之忠孝可以感風雷可以格沖子而獨不可以悟召公此豈近於人情其謂不悅周公者妄也自張無垢言之則不悅成王也以爲不悅成王則益淺之乎窺聖人矣周公左召公右周室之所以成王業者唯兩人是賴苟去其一則主少國疑之際天下事未可知也況成王之才雖非中知以上然觀其執書以泣猶知悔過非猜忌殘刻者比召公又何所懟於其主而愆然歸老乎夫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此范蠡之所以料勾踐者而謂召公亦以此料成王必不然矣其謂不悅成

王者亦妄也愚嘗處其地度其情召公相文武已二世矣至成王親政年及耄期而尙居師保之尊受付託之重朝乾夕惕惴惴焉惟恐相業之不卒而急欲去之此避權遠勢之苦心亦慎終如始之至計也所謂思之深慮之遠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吾嘗反覆於君奭一書因召公欲去而周公留之輔政故篇中以伊陟臣扈闕天散宜生等望之在召公本非有不悅周公不悅成王之意書序妄加揣度而後之人承訛襲謬而爲之說何其薄待召公也蓋不以寵利居功者大臣去就之宜忘身徇國而不忍一刻離者人臣始終之義總之各成其是而已不可以優劣論也

周官論

周官曰唐虞稽古建官維百又曰夏商官倍蓋中天而下事日益繁則官日益衆其勢使然耳禮記明堂位乃曰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與周官之語迥不相侔何也周子曰明堂位一書出自漢儒臆解非聖人之言烏得爲定論哉周家一代官制自當以周禮爲準然合之周官亦有不盡符者如周官首言三公次及三孤次及六卿則公孤在六卿之上職任之大無過于此矣周禮三公三孤有兼官而無正職其不符一也或謂師氏卽太師保氏卽太保未嘗闕也然以師保之尊反隸司徒之下有是理乎周官言六年五服一朝而周禮言六服諸侯或一歲一見或二歲一見或三歲一見其不符者二也昔劉子駿鄭康成皆

以周禮爲周公致太平之迹而何休獨詆爲六國陰謀母乃有不盡出于聖人之手者乎蔡九峰集註亦曰周禮者周公未成之書也後之學者合周禮與周官而參考之去其異說而衷於一是則周家一代之官制可得而定矣

穆王三書論

孔子刪書存穆王三篇以繼文武成康之後若曰于君牙見率祖攸行之德焉于冏命見紹承先烈之美焉于呂刑見哀憐無辜君子長者之道焉左傳言穆王周游天下祭公謀父作爲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得沒于祗宮自書言之則守成之令辟也自左氏言之一盤游無度之君而已矣一人之身功過相懸乃若是耶周子曰書可信也

左氏之言失之誣者也夫乘八駿觴王母創自列子之書而好奇者又作穆天子傳以實之左氏襲其怪誕不經之說欺當時而誤後學其罪固已大矣韓文公徐偃王廟碑文乃曰偃王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于仁義時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得八龍騎之西冥王母于瑤池忘歸諸侯贊于徐庭者三十國以穆王之賢孔子尙有取焉而韓子黜之若秦始皇煬者其是非不大謬于聖人乎嘗考穆王享國百年猶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又曰懋乃后德交修不逮其所以誥誡臣工者皆古君臣相與有成之語而議者不察責其意不在天下亦已過矣愚謂穆王令辟也又有君牙伯冏呂侯諸賢佐相與扶持而安全之文武成康之

業其不至于廢墜者職是故耳左氏所言非穆王始勤而終怠也又非聽其言則美而施於用則悖也傳之非其真也學者亦取信于孔子焉可矣

國百秦誓論

孔子序書所以始虞書而終秦誓者何也周子曰悲王道之不復興也尚書五十八篇之中自唐而虞而夏而商而周凡治亂興亡之迹畢備焉其體曰典曰謨曰訓曰誥曰誓曰命其文則有頌有規有勸有戒以聖人爲之君而臣子頌揚其德者時則有若堯舜若禹湯若文武以賢人爲之君而臣子箴規其闕者時則有若太甲若成王其爲中材之主必待勸勉而後成者時則有若中宗若穆王其困

而不及聞之足戒者時則有若太康若桀紂其與詩三百篇之美刺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筆削無以異也獨秦誓一篇兼規頌勸戒而有之大抵皆衰世之詞而已夫秦穆居五伯之一乃聖門之所不屑道者孔子奚取焉曰穆公以不用蹇叔之言致殺之敗于是歸而作誓曰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則猶能補過也曰詢茲黃髮則猶能尚賢也曰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則猶能去讒也是故孔子取之與伯禽費誓並錄而不刪蓋不得已而思其次也云爾若曰平王東遷以後王道其不可望也能如伯禽之用兵庶乎其可矣五伯迭興以來王道愈不可望也能如秦穆之悔過亦庶乎其可矣周之將化而爲秦也

孔子殆逆知之而有不忍明言者乎故曰始虞書而終秦  
誓者所以悲王道之不復興也

詩序論上

世以詩序為孔子作者初無所據惟陸璣艸木鳥獸蟲魚  
疏云孔子刪詩授之卜商卜商為之序隋經籍志亦云序  
為子夏作則詩序似為西河氏之書矣范曄後漢書又云  
衛宏從謝曼卿受學而作何歟周子曰詩序非一人之書  
也創之者子夏成之者衛宏而其間轉相傳述者則漢之  
諸儒也古之時凡有是詩則有是序其所從來遠矣後之  
儒者各從其師說而增加之其言有是而亦有非有純而  
兼有駁故曰詩序非一人之書也毛亨授之毛萇毛萇授

之貫長卿貫長卿授之解延年解延年授之徐敖徐敖授  
之陳俠時謝曼卿亦善毛詩東海衛宏從而受學自萇以  
下凡五傳而至曼卿六傳而至宏轉相傳述而為之云爾  
司馬遷作史記而日者等傳褚先生補之班固作漢書而  
古今人表曹大家續之然則詩序之作謂獨出自一人之  
手可乎蓋詩序成於衛宏而實不始於宏亦猶書序作於  
孔安國而實不盡出於安國也先儒相承云毛公及衛宏  
潤益之庶幾其近是歟程氏曰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  
而不由戶也又曰國史得詩必載  
其事然後其意可知今小序之  
首是也其下則說詩者之詞也  
○張氏曰詩序亦有後人  
添入者極淺近自可辨  
○釋文舊說云沈重云鄭詩譜意大序  
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

詩序論下



毛萇鄭元泥於詩小序曲從其解多取言外之意朱晦翁說詩則一切掃去之而自爲之說葉夢得論曰衛宏詩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而爲之者有雜取諸書所說而重複互見者有委曲宛轉附經而成其書者其意似以朱子爲是毛鄭爲非矣周子曰詩序有所短亦有所長盡取之不可盡棄之亦不可如抑之詩衛武公自警之詞也而序又以爲刺厲王常棣之詩周公誅管蔡而作也又以爲文王之詩一事而兩岐學者將安所適從乎至於何彼穠矣之詩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蓋言下嫁者祖平王而爲之孫上娶者父齊侯而爲之子也序以爲平王爲平正之王齊侯爲齊一之侯則夫之鑿兩無正缺文也序乃曰衆多如雨

而非所以爲政則失之誣若此類者皆序之所短也若夫風雨雞鳴丘中有麻之類序以爲思賢人木瓜之詩序以爲報功采芻則以爲懼讒青青子衿則以爲刺學校廢其說必有所受未可盡非朱子概舉而歸之淫風恐非作者之意若此類者皆序之所長也其所長者吾信之吾從而遵之其所短者吾疑之吾從而置之去其所短而但取其所長是在學者之善爲別擇而已矣

新臺乘舟論

邶風新臺乘舟何爲而作也哉曰新臺齊人所以刺宣公也序以爲國人二子乘舟國人所以哀二子也夫二南之變而爲邶猶易之泰變而爲否讀此二詩則知衛之三綱

淪九法斃矣不亡何待乎衛宣公上烝夷姜生汲爲取于齊宣公聞其美欲納之恐其不從因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是爲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姜愬汲于公令汲之齊使賊待于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汲使去之汲曰君命也不可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汲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宣公因立朔爲世子是爲惠公惠公幼而嗣國公子頑通於宣姜與宣公之烝夷姜如一轍焉衛人怒朔之讒殺太子伋乃作亂立黔牟惠公奔齊其後諸侯復納惠公黔牟奔周惠公怨周之納黔牟與燕伐周立王子頹爲王惠王奔溫及惠公卒子懿公立百姓大臣猶以殺伋之故皆不服狄乘其釁弑懿公而滅衛嗚呼自宣公以後

父子兄弟君臣之間相殘相賊不惟毒流子孫而且釀成王室之亂衽席之禍一至於此可不懼哉而職爲厲階者則皆宣公之淫惡爲之倡也以是知詩首關雎聖人之爲世道慮蓋深遠矣

南陔六詩論

小雅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詩董氏以爲有聲無詩乃本無之非失亡也朱子以爲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今已不可復考矣劉須溪亦祖其說曰雅詩之入歌者今皆在入笙者獨不存疑南陔六詩如今之琴譜本無其詞也吾甚笑東哲補亡之無謂也然以鄭元箋孔穎達疏陸德明釋文考之皆云遭戰

國及秦而亡則知六詩在孔子之時不獨有其聲兼有其詞矣夫笙詩與管詩一也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今亡宋公享公孫昭子賦新宮則新宮之有詞亦明矣笙詩之亡猶管詩之亡也謂之無詞不可也若無其詞而但從音韻摹寫之則小序言南陔爲孝子之相戒以養白華爲孝子之潔白華黍爲時和年豐而宜黍稷由庚爲萬物得由其道崇丘爲萬物極其高大由儀爲萬物各得其宜不幾於鑿空立說乎蓋祖龍焚書之後典籍之殘闕不全者固已多矣南陔六詩乃昔有而今無者不當與投壺之魯鼓薛鼓並論也

甫田十千解

小雅甫田之首章曰倬彼甫田歲取十千傳曰甫田天下田也疏曰甫大也箋曰甫之爲言丈夫也明乎彼太古之時以丈夫稅田也是甫田之說不一也傳曰十千言多也疏曰一歲之中一成之地取十千畝也箋曰九夫爲井井十爲通其稅十夫通十爲成成方十里其稅百夫田共萬畝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嚴氏詩緝曰謂什一也百取十焉萬取千焉是十千之說不一也周子曰士冠禮注云甫丈夫之美稱或作父鄭箋據此遂以甫爲丈夫其實非也稅從地不從人也甫田卽下篇所云大田耳以大訓甫文義極順如謂以丈夫稅田則晦窒而不可通矣是甫田之說傳疏得而箋失也傳以十千爲多固嫌其泛鄭箋孔

疏以十千爲一成萬畝之稅亦屬支離惟嚴氏百取十萬取千之說明白簡捷可解紛紛不決之疑蓋十千者舉成數言之亦猶頌云萬億及秭云爾王肅云太平之時天下皆豐故不係之於夫井不限之於斗斛但計其田畝以收其稅而已明以爲計畝收稅之法如百畝則收十畝之稅萬畝則收千畝之稅所在大田每歲皆有十千之收不必云一成十萬畝取其萬畝爲十千也是十千之說嚴得而諸說皆失矣

### 宣王論

王者之治天下也非慮始之爲難而圖終之不易蓋國家當敗衄之餘四裔交侵士民離叛其勢不可以終日一日

發憤爲天下雄則亦可以挽旣去之天命收已散之人心至於天下已治矣已安矣以爲四海之大不復有微風動搖者吾雖高枕而臥無傷也於是數十年之所茹荼集蓼而成之者遂以一朝敗之而有餘是何也志氣鼓於方新而功名隳於末路智勇生於困辱而禍患伏於晏安也自古迄今蓋往往而然矣吾嘗讀二雅宣王諸詩及前史所載之事未嘗不歎其慮始之善而深惜其忽於圖終也周自厲王出居於彘獫狁孔熾逼近王畿其勢亦岌岌矣宣王繼立命將出師王國大定非中興之令主而能若是乎是故二雅之頌宣王者不一於六月見匡定之功焉於采芑見軍容之盛焉於車攻吉日見復古之美焉於崧高烝

民韓奕見封建之典焉於江漢常武見文德武功之並懋焉且爲之相者時則有若甫侯韓侯若申伯若仲山甫爲之將者時則有若程伯休父若方叔若召虎內外一心宮府一體猗歟休哉蓋文武成康之業實嘉賴之矣不謂之中興之令主不可也然考之於史不籍于敵拒虢文公之諫而致姜戎之敗舍括立戲激魯人之變而致諸侯之不睦及喪師而還復料民於太原皆盛德之累也然則周轍之東豈盡平王之罪乎其所由來者漸矣夫宣王一人耳自詩言之則爲中興之令主自史言之則爲失德之庸君抑何判然若兩人也豈詩之所頌多溢詞史之所書皆直筆耶其詩之所頌者以功而掩過史之所書者以過而掩

已此孔子作春秋之大綱也嗟乎世無孔子則春秋之天下幾何不胥化而爲禽獸也哉紫陽朱夫子有云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噫讀春秋者其亦可以是求之矣如徒舉一偏之例一曲之說以爲聖人之書法在是烏足與論作經之旨哉

### 三傳優劣論

班固曰春秋五傳謂左氏公羊氏穀梁氏鄒氏夾氏也又曰鄒氏無師夾氏無書此二傳在漢時早已散軼其行於今者惟左公穀三傳而已或問三傳之中果孰優而孰劣曰質之于經有所合亦有所不盡合蓋短長互見不可以優劣論也左氏雖後出而曾見國史故紀事則密而談理

則疏公穀雖同出一師而未見國史故談理則詳而紀事則略公穀說經凡春秋所無者未嘗言之故漢儒推本以爲真孔子之意然二家亦有互相矛盾之處至于創立條例則近乎鑿矣此公穀之所以有瑜亦有瑕也左傳則春秋所有者或不解所無者或自爲傳故先儒謂左氏或先經以起事或後經以終事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蓋亦有足多者然往往以成敗論人以利害立說其是非不能無謬於聖人此左氏之所以有功亦有罪也後之學者于事蹟則信左氏於義理則宗公羊穀梁去其不合於春秋者就其合於春秋者其於聖人作經之意夫亦可以熟識其指歸矣

### 隱公論

春秋隱公元年書春王正月左氏曰不書卽位攝也十一年書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左氏曰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於桓公而請弑之十一月公祭鍾巫齊於社圃館於薦氏壬辰羽父使賊弑公於薦氏穀梁曰隱將讓而桓弑則桓惡矣桓弑而隱讓則隱善矣難者曰左氏以隱爲攝是不當立而立也穀梁何以謂之曰讓周子曰隱非攝也讓也獨恨其讓之不早讓耳按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聲子生隱公仲子生桓公隱桓皆非嫡子而隱長於桓則國乃隱之國也桓安得爲君公羊所云母以子

貴子以母貴者其說左矣聞之諸侯夫人薨禮不更聘必以姪娣媵爲繼室雖攝治內事不得稱夫人特異於餘妾故云繼室然則孟子未卒以前仲子聲子均爲惠公之妾未可云隱之母賤桓之母貴也因仲子有寵而欲立其子者特惠公之亂命耳亂命其可訓乎是故隱之得國分也亦義也難者曰攝與讓有辨乎曰胡文定言之當矣非其有而居之曰攝周公踐祚而治是也推己所有以與人曰讓堯禪舜舜禪禹是也隱桓皆非嫡子而隱長於桓其非不當有而居之也明矣國爲隱之國而欲授之於其弟其爲推所有以與之也抑又明矣故曰隱非攝也讓也難者曰隱之讓誠善也而釀鍾巫之禍者誰乎曰罪在惠公自

三代而後有嫡則立嫡無嫡則立長天下之通義也惠公欲廢長而立少而使隱公致國於其弟是教之爭而導之篡也可乎哉余嘗上下千百年間其以傳弟啟亂者前此則有宋宣公矣後此則有宋藝祖矣先公不傳子而傳弟其後穆公不忍負宣公卒致華督之弑君子謂釀其禍者宣公也藝祖奉太后之命亦不傳子而傳弟其後太宗忍負太祖而殺德昭廷美君子謂釀其禍者藝祖也隱之得國與太宗異其讓國與穆公同而卒見弑於亂臣賊子之手君子謂釀其禍者惠公也雖然隱亦不能無罪焉隱當羽父未諧以前不能爲太伯之採藥亦當學周公之明農棄千乘其如遺老菟裘而不悔上以全兄弟之恩下以杜

讒邪之口不亦身名俱泰也哉乃濡忍不決俾羽父得媒  
孽其間而成桓公之逸節隱之弑不可謂非隱之所自召  
也烏得云無罪乎余以為鍾巫之禍在惠為不父在桓為  
不弟在羽父為不臣而在隱為不斷之四人者皆有罪焉  
而輕重之衡則徑庭遠矣

歸祊入祊論

隱公三年八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左氏傳曰  
鄭伯請釋太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而易許田三  
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太山也注云成王以周公以大  
勳勞故賜之許田以為朝宿之地後世因而立周公別廟  
焉鄭桓公為周宣王之母弟有湯沐之邑在祊周室既衰

鄭以天子不復能巡狩故欲以祊易許各從其近者以相  
易也

許田近鄭  
祊田近魯

又恐魯以周公別廟為疑故云已廢泰山

之祀而欲為魯祀周公遜詞以有求也經言我入祊入者  
內弗受也義不可而強入之也余嘗合而斷之魯之有許  
田鄭之有祊田皆受之先王傳之先祖彼不可以私與此  
不可以私受乃一歸一入私相與受而肆無忌憚者此其  
中蓋有故焉鄭志在叛王而結魯以拒周歸祊者欲取姑  
與之計也魯桓篡君自立入祊者以許償鄭而結鄭以求  
援也鄭不宜歸而書歸魯不宜入而書入皆天理所不容  
王法所不宥其罪一而已矣不可以優劣論也

桓公論



李廉春秋諸傳會選桓公在位十有八年首亂兄弟之倫而天理滅終續夫婦之倫而人理亡魯國亂臣賊子之禍接踵於史冊實始諸此故春秋屢書以貶之不書王者十四年去秋冬者二年貶宰糾之聘誅滕子穀鄧邾牟葛之朝紀大水雨雪無冰日食之災志有年之異其意亦備矣其憂亦深矣然其爲人亦往往不義而得衆故卽位之一年棄許田以結鄭而有垂越之成二年因宋賂以立督而有于稷之會三年假姻好以協齊而有贏之會謹之會弟年之來矣及其得志天王屢聘遠國屢朝於是宋之戰紀之戰伐邾納突無所不至自以爲莫已害也孰知禍起於帷簿哉此蓋天道之應也

蔡人衛人陳人伐鄭論

桓公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馬驢繹史曰嗚呼君尊臣卑天下之大防也君不尊則失爲君之權臣不卑則不守爲臣之節犯亂由此生而大逆由斯起可不爲之寒心哉周自文武成康稱爲全盛并建支庶以藩王室自是以降周道寢衰昭王南征不復穆王征犬戎荒服不至懿王之時詩人作刺夷王下堂而見諸侯至於厲王乃流於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宣王中興北伐獫狁南平徐淮旣而南國喪師周亦不兢幽王無道愛嬖庶戲諸侯卒有驪山之禍平王東遷內賴周召之輔外藉侯伯之功故鄭桓死而新鄭建晉文勞而彤弓錫秦襄戰而西土

封周雖多故惟是伯叔甥舅以鎮撫王室不謂兄弟之國蓄憾抗命敢以一矢加王如鄭莊者也攷之左氏傳王命虢公作卿士鄭伯猶朝王其後易田奪政鄭始不朝及王以三國來伐鄭莊禦之戰於繻葛祝聃射王中肩莊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凌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是謬爲卑辭以掩罪戾也天下後世其可欺乎平王之際諸侯之強詐不仁無如鄭莊公者觀其易田曰假襲莒曰朝逐其弟而愧餽口離其母而賦融洩滅許而分其國則曰我無利此土射王而中其肩猶曰不敢陵天子其於君臣母子兄弟鄰國之間莫不內肆奸貪而外爲恭順有聖天子出必以鄭伯爲首誅焉

莊公論

禮云父母之仇弗與共戴天莊公之與齊襄殺父之仇也父仇一日不復則不可以爲子亦不可以爲人乃釋怨忘親昧復仇之大義不惟不欲報之而已且從而厚德之羞惡之良剛常之大漸滅盡矣故春秋于莊公三十二年之間大書特書不一書焉築王姬之館則譏之姜氏會齊侯於禚則譏之享齊侯於祝丘則譏之公及齊人狩於禚則譏之姜氏如齊師則譏之姜氏會齊侯于防于穀則譏之又如齊如莒則譏之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哀入則譏之何譏乎爾譏其不知有復仇之大義而以怨爲德也夫莊公在位三十二年享國最久一旦身死而子般被弑幾至亡

國攻其厲階則皆起於天理之不明與宗嗣之不定後之有國者其亦以是爲殷鑒而可哉

閔公論

君子讀春秋一書至莊閔之際未嘗不掩卷而三歎曰釀武闈之禍者非他人莊公也莊公二年夏春秋書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慶父之得操兵柄自此始其後莊公薨子般弑慶父哀姜利閔公之少而立之其目中久已無幼主矣二年之內弑我兩君而國人莫敢誰何雖賢如季子亦束手無策不能伸討賊之大義者何也以兵柄不屬故也嗟乎其所由來者漸矣聞之國之利器不可以假人藉令莊公之時慮尾大之不掉徐收其兵柄而防閑之則慶

父雖有無君之心亦有所忌憚而不敢發即不然而子般見弑執而戮之在反手間耳安得有此禍哉故曰釀武闈之亂者莊公也

甲午治兵論

莊公八年春王正月師次於郕以俟陳人蔡人

趙氏曰無寇而次是

欲自爲寇也甲午治兵左傳曰治兵於廟禮也公羊傳曰出口

祠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穀梁傳曰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兵事以嚴終故曰善陳者不戰此之謂也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三傳之中惟穀梁發治兵之義甚善但注者以爲予莊公能以嚴終則失之矣左氏以爲治兵於廟非也禮言受賑於廟

矣曷嘗言治兵于廟乎公羊以治爲祠傳寫之訛也蓋嘗論之經先書次於郎以俟陳人蔡人次書甲午治兵師久於外而所俟者不至衆心離散故申明約束以整齊之而不知出不以律已失治兵之本矣雖欲治之其將能乎按周禮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芟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今治兵於春非其時矣楚將用師於中國則子文治兵於睽子玉治兵於蔿子庚治兵於汾皆治之於出兵之先者也今治兵於次郎之後非其地矣胡文定以爲譏黷武者是也穀梁善陳不戰之說特泛論行兵之道耳非真莊公之善陳也夫莊公勞師於外旣不能以嚴始又安能以嚴終也哉

荆敗蔡師於莘論

莊公十年秋九月荆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公羊傳曰荆者州名州不若國貶之若荆州之彝然也穀梁傳曰荆楚也何爲謂之荆逃之也杜預則曰荆楚本號也周子曰杜說是也特未暢其義耳啖趙說春秋取公穀而不取杜預不亦疏乎宋丘光庭兼明書曰按禮記曰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又詩曰荆舒是懲則荆爲楚之本號明矣若以其侵伐中國貶之爲荆則狄入衛吳入州來何故不舉州名一貶之乎禹貢四海之內皆置九州則是州大而國小也豈有加大於小而爲貶者乎且莊公十三年荆人來聘又何罪而曰荆楚敗徐於婁林又何功而書楚但當時

史官承告而書不以此為褒貶也春秋之例舉國稱人即為貶未聞去其國號而舉州名以為貶者也或曰既不以荆為貶則經書荆而左傳稱楚何也曰當此之時楚實名荆左氏為傳之時近書為楚耳周子讀其書而恍然有悟曰古今以來一國兩號者多矣何獨於荆而疑之哉成湯國號曰殷其後曰商叔虞封唐子孫稱晉呂氏之後改而為甫拓跋氏始號曰代後改曰魏荆楚乃二木名前書荆而後書楚亦猶殷之後曰商唐之後曰晉呂之後曰甫代之後曰魏云爾經書敗蔡師於莘為其蠶食小國諸侯故直書其事以誌貶義不繫乎荆也觀於光庭之書則知杜注與公穀兩傳是非判矣

息媯過蔡蔡侯曰吾媯也止而見之不賓息媯怒請于楚而伐

之

季子來歸論

閔公元年秋八月公及齊侯盟於落姑左傳曰請復季友也齊桓許之使召諸陳公次於郕以待之季子來歸左傳曰嘉之也公羊曰其稱季子何賢也其云來歸何喜之也穀梁曰其曰季子貴之也其曰來歸喜之也三傳異詞而同旨則季子之賢可知矣夫莊公薨子般弑慶父主兵於外哀姜專政於內季子力不能討避難奔陳權也當是時閔公纔九歲耳請復季友者誰乎陳氏曰國人為之也國人之欲歸季子以己亂也此其說似矣而未盡然也請復季友者乃魯大臣之深謀豈國人所能與乎臨川吳氏曰

慶父哀姜蓋惟恐季友之歸矣而爲國計者能以深謀祕計告於伯主請復季友故桓公召閔公至齊而與之盟若復季友之意出於齊而不出於魯者旣盟之後桓公使召諸陳而閔公次於郟以待之季友以伯主之命而歸魯則慶父不敢去之矣春秋書之所以著魯大臣之有謀也或曰季子雖歸慶父卒弑閔公則國人何樂乎有季子而欲其來歸也耶曰微季子則慶父之篡成而莊公之統絕今也慶父之篡不成莊公之統不絕者以其有季子在也宜乎三傳之異詞而同旨也朱夫子誤信左氏成風事季友之說乃謂友爲魯國之賊而聖人著其專國爲禍之端則於春秋不名季子之義安可通乎

僖公功過相半論  
鄭端簡公古言云魯頌極言僖公之盛然魯亦自此始三桓專兵執政皆在僖公時元年公子友敗莒爲季孫氏四年公孫茲侵陳爲叔孫氏十五年公孫敖救齊爲孟孫氏一傳而遂有子赤之禍祿去公室矣黃氏曰抄美之爲中興之令主以爲魯之有僖公猶周之有宣王也或曰同一僖公也何以魯頌則美之而春秋則譏之耶曰春秋責賢者備自黃氏言之則褒之太過自鄭氏言之則責之太苛余以謂山堂考索之論庶幾能折其衷矣其言曰魯頌四篇美僖公也僖公其魯之賢君歟然攷之春秋新作南門則書之四卜郊乃免牲猶三望則書之詩多溢詞而春秋

直書其失何歟說者謂僖公之為君功過相半者也詩不刺滅項伐邾之失懼其以過掩功春秋不書修泮伐淮之美懼其以功掩過詩寬而春秋嚴皆所以為教也

梁亡論

僖公十九年冬梁亡左傳曰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

取梁者主名

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

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公羊傳曰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穀梁傳曰湎於酒滯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為寇盜梁亡自亡也夫梁為秦滅據實而書則經文當曰秦人滅梁使後人讀之大國不敢肆其

吞併而小國得以倖存豈不甚善乃沒而不書而書曰梁亡君獨以亡國之罪罪梁者其故何歟曰經書梁亡所以戒後之為人君而狙詐使民者古之君子信而後勞其民如六月興師築城營室其不忍用民之力者情也不忍用民之力而又不得不用民之力者勢也當其時民皆踊躍以從曰有君如此何忍負之此無他所以感動其趨事赴功之忱者夫非一朝夕之故矣梁君本無寇而誑其民曰某寇將至本未嘗襲而誑其民曰秦將襲我此與幽王烽火之戲何異操是術也以往一試之而民應再試之而民離三試之則紛紛如鳥獸散耳一旦大師壓境其誰肯為我用者假令梁之君朝考夕糾內修政事外睦強鄰而以

誠信固結其民秦雖貪暴烏有可乘之隙哉惜也卒以詐喪其國也春秋不書秦人滅梁豈真恕秦人之罪乎亦以梁之罪有更重于秦者在耳左氏則曰自取公穀則曰自亡皆得聖人筆削之旨非刻論也

宋襄公論

僖公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左傳云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公伐鄭楚人因伐宋以救之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未盡渡司馬子魚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台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殤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

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敵人不成列則不擊鼓以進之公羊傳曰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後之人往往以美名歸之且有謂論古之士不可以成敗分優劣者余竊辨其不然宋襄公蓋欲假仁之名而不善用其假者也五伯之善假者莫如齊桓次莫如晉文秦繆楚莊已不足為伯至于宋襄則最下矣何也千古不仁之主誠無有過于宋襄者也宋襄公執鄆子周于次睢之社欲以是屬東夷其忍心害理視一國君賤若犬豕而何有于重傷何有于二毛何有於阻隘忍其大而不忍其細天下必無是情其既敗而飾為仁人之言者凡以竊其名而已矣公羊之說直為宋



襄之所欺耳夫亦思文王之仁爲何如者惠鮮懷保澤及枯骨一草木一鳥獸無有不被其澤者及其一怒而安天下則至仁之中大勇寓焉此與後世之君無其實而竊其名以塗飾百姓之耳目者奚啻相懸萬萬哉宋襄之爲人不度德不量力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用人於社其得爲惠鮮懷保之恩乎不鼓不成列其得爲一怒而安天下之師乎愚有以知其不能也故曰欲假仁之名而不善用其假者也司馬子魚料之審矣于其圍曹也曰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于其盟鹿上也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于其會孟也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于其釋于薄也曰禍尤未也未足以

懲君于其伐鄭也曰所謂禍在此矣凡襄公之所以致敗者一一推見至隱而逆知之使襄公稍從其言猶或可以救敗乃有一子魚而不能用何怪其一敗而不可復救也嗚呼人知不鼓不成列爲襄公之巧於取名而不知其一生之大愚實在乎此公羊以文王擬之失倫甚矣蘇氏曰宋襄公王莽之流其誅心之論歟

文公論

文公中智以下之君也春秋譏之不一書焉而其失禮之甚者無如躋僖公一事商書曰典祀無豐於昵蓋子孫之祀其祖父禮有一定不可以意爲損益也況可顛倒其位次乎僖公雖長臣也閔公雖幼君也今當禘祭之時升僖

公木主于閔公之上是生則北面事之死則跨而越之禮甚矣或曰僖之于閔兄弟而非父子也公羊傳曰先稱而後祖穀梁傳曰先親而後祖者何歟解之者曰君猶父也則臣猶子也文公以親親害尊尊故曰逆祀蓋非禮之大者也他如以妾母爲夫人四不視朔世室壞毀泉臺無兩不閔會同不與作主不時其有愧于僖也多矣然其失未有如躋僖公之甚者也

明按左傳正義曰父子異昭穆兄弟同昭穆

兩世作僖一世

閔不得爲父子同爲穆耳是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楊士勛朱灌甫王文恪皆如此說

躋僖公論

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於大廟躋僖公按閔公弟也僖公兄也閔雖爲弟已先兄而正乎爲君矣文公祫祭太廟以爲弟不可以先兄于是暫易兩主之位而升僖于閔上故三傳皆以逆祀譏之難者曰閔之與僖兄弟而非父子也公穀以爲先禰後祖者何歟周子曰家庭之中幼不敵長朝廷之上卑不敵尊古今之通義也夫禮有正有變古者天子諸侯無子則取兄弟之子以爲嗣分均以德德均以年年均以下非兄弟之子則不取此禮之正也至于後世國家多故或傳之弟或傳之兄蓋亦不得已焉爾然旣爲人後則傳之者雖非其父亦猶之父也此禮之變也僖公嘗北面于閔矣其生也事之爲君及其没也得不視之

爲父乎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而文公察先後之經亂尊卑之序宜乎三傳之異口而同聲也漢惠文皆高祖子惠帝受之高祖文帝受之惠帝則爲文帝者當繼惠帝不當繼高祖而漢時議禮者推文帝以上繼高祖不知文帝之天下受之誰乎而倒置乃若是乎此皆逆祀之類非禮之所從也宋劉敞爲兄後議曰凡人君以兄弟爲後者必非有子者也引而爲嗣臣子一體矣而當嗣者反以兄弟之故不繼所受者而繼先君則是所受國者竟莫之嗣也其不可者一生以臣子事之死以兄弟治之忘生悖死其不可者二已實受之後君不受之先君今乃自繼先君不惟棄後君命己之命又廢先君命兄之命其不可者三天下

一家則歸之己而父子之禮則恥而不爲其不可者四劉敞所言真不易之定論也然則公穀以躋僖公爲先禰後祖又何疑乎萬世而下有厚于所生而忘尊尊之大義者亦宜于此焉變矣

晉人納捷菑於邾弗克納論

文公十四年秋七月晉人納捷菑於邾弗克納左氏傳曰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於邾邾人辭曰齊出獲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公穀二傳大意皆與左同而師師則言卻缺此傳聞之異也胡文定獨以左傳爲據曰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獲且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

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獲且長宣子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克爾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善之而書曰弗克納也此說當矣愚以謂強弱者勢也是非者理也立適以長古今之通義晉人欲以兵力懾邾人使舍其所已立者而更置其所不當立者是論理不論勢也及其闞邾人之詞引師而去是勢爲理屈而改過不吝也其與怙惡不悛者異矣公羊以稱人爲貶非也會子引夫子之言曰自反而不縮雖禍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由此觀之天下之至勇而莫可禦者莫如理而強弱之勢不與焉豈獨捷菑之事爲然也哉

宣公論

宣公之篡主之者仲遂成之者行父貪其利而曲庇之者則齊惠公也文公夫人哀姜生惡子赤與視嬖妾敬嬴生倭宣公名倭一名接嫡庶之分判然明矣敬嬴私事仲遂與之同謀殺嫡立庶文公薨仲遂如齊逆女請立宣公齊侯許之篡弑之萌已肇于此冬十一月殺惡及視而立宣公其意蓋有所恃焉耳春秋書日子卒爲內諱也故曰主之者仲遂也春秋時凡弑君之賊已列于會則不復致討宣公元年行父如齊納賂請會而宣公之位始定故曰成之者行父也齊惠公以伯國之餘威苟能聲罪致討暴權臣之奸誅篡立之惡簡賢者而更置之其易如反掌乃釋此不爲而旣許其昏復列于會利令智昏良可深悼書曰齊人取濟

西田惡其貪也故曰貪其利而曲庇之者齊惠公也然則宣公之罪當末減乎曰否宣公爲弑君者所立儼然受之而不聞討賊之舉此其心固已深德之矣雖身不爲弑而其實與弑君者同科所謂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此類是也

趙盾弑其君論

春秋宣公二年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按左傳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返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

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自左氏言之則是弑君者穿也非盾也春秋不曰穿弑而曰盾弑蓋責備賢者之意耳其說是乎否乎周子曰否否董狐之言是左氏之言非也靈公不君宣子驟諫公使鉏麇賊之不死喉以癸又不死當是時盾不弑靈則靈必殺盾不兩立之勢也桃園之攻盾爲戎首穿特受其指使而弑之云爾假令未弑以前盾先出奔他國及聞弑而返卽舉大義以討亂賊又誰得而訛之而盾也不然則其罪有專歸矣今日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此豈真孔子之言乎孔子果有是言則春秋何以書曰趙盾弑其君乎蓋宣子自是首惡非無其實而橫加之以惡名也董狐所云不越竟者所以明其實與謀

也詎以越竟爲義不越竟爲非義哉此乃左氏牽合附會之言失之誣者也

程伊川曰聖人不言趙穿何也曰趙穿手弑其君人誰不知若盾之罪非春秋書之更無人知也趙木訥曰弑君者穿而春秋書曰盾者穿之手而盾之心耳劉侍讀曰左氏敘孔子之言曰惜也越竟乃免非也安在越竟則君臣之義絕乎葉石林曰左氏載孔子之言謂盾爲法受惡而許之以越竟乃免此非孔子之言也弑君天下之大惡使其與聞乎弑雖四海之外亦無所逃使不與聞雖在朝如晏子誰敢責之明按此四說皆足以糾左氏之謬

歸生弑君論

宣公四年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左傳曰楚人獻鼃于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鼃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鼃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于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周子曰左氏於歸生多恕詞其亦未明乎筆削之旨矣嘗觀春秋之法每施於所可疑而不施於所不疑宋之罪無疑也雖不書之其罪不可逃也

歸生之罪或疑于可免故書歸生爲首惡則宋之罪自見非以宋爲無罪而赦之也特較之歸生則有首從之分焉爾夫歸生身爲貴戚之卿秉國大柄大棘之役嘗率師以獲華元則非權之不足者也明矣宋欲行弑不謀于他人而首謀于歸生誠畏之也歸生苟覺其邪心執而戮之在反掌間耳而乃依回隱忍縱其爲逆其罪尙可恕乎且以畜老憚殺比擬君父陽爲寬假之言而陰實假手于宋以成其惡尙得謂之仁而不武乎厥後宣公十年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諡之曰靈則歸生弑君在當時已有起而議之者矣要而論之宋手<sup>之</sup>者也歸生意弑者也手弑從而意弑首也春秋書歸

生爲首惡以附于趙盾弑君之例所以戒後世之身爲大臣而首惡以爲逆者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 楚子伐陳論

春秋宣公十年五月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甯儀行父於陳初陳靈公與孔甯儀行父淫於夏姬相戲於朝徵舒遂弑靈公楚莊伐陳殺徵舒轅諸栗門可謂得討賊之義矣丁亥入陳乃動於一時之利欲乘亂以取其國耳故申叔時諫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不已甚乎於是楚子自悟其非無以自解故納孔甯儀行父于陳而去之此事之本末也或問公

穀皆以爲實與而名不與是乎否乎周子曰非也名與實  
竝見者也據事而論則當曰前與而後不予不當曰實與  
而名不與何則春秋之法有功則書其功以示褒有罪則  
書其罪以示貶楚子伐陳爲討賊也功也丁亥入陳動于  
利也罪也一事而功罪分焉春秋必不以後此之罪沒其  
前此之功亦必不以前此之功而并恕其後此之罪褒貶  
互見則用法得平公穀以爲實與而名不與則失其平矣

初稅畝論

宣公十五年秋初稅畝稅畝之說公穀何氏范氏胡氏皆  
以爲仍是什而取一但廢古之助法耳然以杜徐二家之  
說考之則知履畝而稅乃什二非什一也杜氏曰公田之

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  
猶不足遂以爲常徐邈注穀梁曰除去公田之外又稅私  
田之什一朱子集註從之曰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十取  
其一則爲什而取二矣是稅畝之爲什二無疑也嗚呼宣  
公以篡得國旣不能修德以弭天災而感水旱螽蟥之變  
又不能謹身以節國用而貽饑饉空匱乏之憂紊先王之  
舊制而作法于涼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自是成公作丘甲  
哀公用田賦肇其端者宣公也浸假而列國效尤子產作  
丘賦魏文侯增田租暴秦開阡陌而民之財與力胥培克  
無餘矣書曰初稅畝聖人固逆知其流弊之至此而預爲  
之戒歟



明按木訥趙氏曰耕者助而不稅今宣公廢助法而用稅稅者責其粟而已不計公田私田之入豐凶肥瘠之異也此初稅畝之弊也宣公既稅畝哀公又用田賦稅出穀粟賦出車乘則十而取二矣明以爲宣公稅畝是什二非什一也賦出車乘乃自昔寓兵于農之法恐難以此爲什二耳宜從朱氏

成公論

成公之見譏於春秋其大者有四焉元年作丘甲譏益兵也二年會楚公子嬰齊于蜀譏其背晉而從楚也六年立武宮譏失禮也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譏僭且不時也他如滅鄆而書取不郊猶三望八月築鹿囿猶爲末減焉爾

襄公論

襄公之時魯之被兵者數矣然能強自支延不至折而入於齊者則以晉爲之蔽也八年十年十二年十四年莒凡四伐魯鄙十五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成以其貳於晉也秋八月邾人復伐我南鄙十六年晉平公初立濕梁之會以我故執邾子莒子以歸齊侯又伐我北鄙十七年圍桃圍棘邾人伐我凡屢見焉十八年晉會十國諸侯之師以圍齊十九年晉人復執邾子凡以爲魯也至二十五年齊莊被弑二十七年慶封來聘而魯之患於是乎冰釋矣然則齊之不得逞志於魯者非真襄公之能自立也得强大之援故雖削而不至於亡焉爾

昭公論

魯自仲遂殺嫡立庶以來祿去公室已四世矣昭公年十九猶有童心季孫意如利其幼而立之此豈甘爲之下者哉昭公不勝憤憤之心一旦欲伐季氏而去之輕謀致敗在子家羈固已決其難圖矣雖然昭公失國出奔在季氏固不足責吾獨于齊晉君若臣不能無深憾焉昭公之出也五如晉而不得入三如齊而不見恤瑣尾流離衰如充耳是豈齊晉之君果盡無人心哉蓋意如內蓄奸謀外結惡黨晉士鞅齊梁丘據皆受其賂而爲之助而其君又從而聽之是故二十六年齊會諸侯於鄆陵二十七年齊會諸侯於扈皆以納公爲名以取貨爲實客死乾侯之禍實

釀於此當是時雖有宋樂祁黎衛北宮喜若曹若邾若滕拳拳於納公而卒不能復返其國則以意如之與齊晉聲勢相倚而彼亦無如之何也意如又奚所忌憚而不爲耶君子觀于昭公之不復而知齊晉君臣之罪于是乎莫可追矣當是時田常蓄禍于齊六卿伏憂于晉其與魯之季氏何異藉令兩國之君發憤爲雄聲大義以討亂賊不惟魯難可甯而田氏六卿亦惕息而不敢叛未可知也乃其爲義之念不勝其爲利之心而厝火積薪曾莫之悟可慨也夫

楚公子比弒其君於乾谿論

昭公十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於楚

比楚靈王之弟子干也昭

公元年出奔晉十三年而歸弑其君虔於乾谿左傳楚師伐徐楚子虔次于乾溪以爲之援公子棄疾召比于晉脅比而立之令下乾溪曰先至者復其田里師潰而歸楚子經而死是弑其君者棄疾也比非首謀而反書弑豈非萬世之疑獄乎穀梁傳爲之辨曰歸而弑不言歸言歸非弑也釋之者曰弑君不得言歸此不弑之一驗也又曰歸一事也弑又一事也而遂言之以比之歸弑比不弑也釋之者曰比之歸適遇弑君之事爾此不弑之二驗也又曰弑君者日不日比不弑也釋之者曰如文公元年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頽蓋紀其日矣此不日不弑之三驗也然則經何以不書棄疾弑其君周子曰余讀春秋至此未嘗不惡

棄疾之黠而深惜夫比之愚也從來亂賊之心亦知弑君爲天下之大惡吾脅比立之而陽奉之以爲君使罪有所歸然後以弑君之罪殺之而取其國此棄疾之隱衷亦棄疾之勝算也比方歸國時苟逆知棄疾之奸必有篡弑之事如吳公子季札先機遠遁又誰得而非之縱脅以刀鋸亦當効死勿立乃貪於一時之利欲而被萬世之惡聲曾不踰時身喪名滅爲天下笑是誰之咎歟後之君子適逢此會處變行權當爲吳公子札不當爲楚公子比其亦春秋訓世之權衡也夫

定公論

昭公客死乾侯季孫意如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

是爲定公定公昭公之弟也以弟繼兄受位于賊臣之手而不念先君之嫡春秋于卽位之元年不書正月穀梁謂之不以正始宜也王氏經世至此之桓宣則大過矣當是時魯國之權盡歸私室哀公雖欲爲子臧之讓而衍與意如有不容兩立之勢欲除季氏又恐蹈昭公之前轍而適以速其禍其所爲亦極難耳幸而孔子見用夾谷之會齊人棄惡從好旣而墮郈墮費駸駸乎有行道之機焉假令久於其位則孟氏之城將有不動聲色而自墮者惜乎彼婦出走不得大展其設施而定公之志日益荒季氏之勢日益橫此誠宗國之不幸而亦大聖人之所無如何也悲夫

圍成不克論

定公十二年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按孔子爲魯司寇仲由爲季氏宰遂建墮三都之議定公十二年夏則叔孫州仇帥師墮郈矣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矣至十二月公親自圍成而不克何也公斂處父曰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孟氏之不肯墮成自此言啟之矣夫墮三都之議將以張公室弱私家而除陪臣之害也前乎此者南蒯以費叛侯犯以郈叛其爲叔季之害也久矣故郈費之墮叔季自欲墮之公斂在成大有功于孟氏孟氏方倚之以爲腹心故成公圍之而弗克以是知除陪臣之害者三家之願而張公室弱私家者非三家之願也

或曰孔子嘗云我戰則克又云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圍成之舉獨不料其成否而輕發耶曰三苗逆命有崇弗降在舜禹文王且有所不免然則成之不克此亦何損於聖人哉使其終秉魯政得以大展其設施將舉周公之典法率三家以尊魯率魯以尊周雖以復文武成康之盛可也區區一成將不動聲色而自墮矣惜乎魯之君若臣卒以女樂速之行也甯獨吾道之不幸已哉

哀公論

魯至哀公時日瘠月削貧弱不能自存者其咎安在曰咎在事吳吳蠻夷之國也十一年公會吳子伐齊以報清之役齊師敗績於艾陵魯雖借吳之力以致勝然亦倖而已

矣季孫有言曰小勝大禍也豈虛語乎次年有橐皋之會又次年有黃池之會吳是以伯吳之伯魯爲之也而魯且幾幾乎不國矣自宣公以來盟會禮繁兵戈四起不能復守先王之舊典是故始作丘稅繼作丘甲至于哀公三猶不足而復用田賦蓋亦不得已焉爾殊不知殫四境之賦稅不足以供大國之誅求洎乎民力旣窮國本亦撥魯之爲魯遂有反裘負薪之勢焉然則哀公之事吳非真有所利也其實自貽伊戚而已矣

三禮論

周禮儀禮禮記其流雖異其源則同可以並行而不可以偏廢秦火之後漢武帝時河間獻王得周官五篇取攷工

記以補冬工之缺是爲周禮高堂生所傳十七篇是爲儀禮此外又有逸禮四十篇合曲禮檀弓雜記及月令明堂位樂記坊記表記緇衣共四十九篇是爲戴記卽今之禮記也孔疏云孔子沒後七十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爲此記其云戴禮者因戴聖所傳而得名猶詩之稱毛詩云爾三禮之中有同焉有異焉先王制禮之初本乎天殺乎地循乎性依乎情始乎語言容貌之微放乎經綸朝野之大順之則爲聖爲賢而反之則爲愚不肖此三禮之所以同也然而去聖旣遠見聞不一辭因革不一代授受不一人則參錯不齊之論或出乎其間莆田鄭氏曰三禮之訛異者其端有四有出于前人之所行而後人更之者有出于聖

人而傳之各異者有專門之學各自名家而以臆見爲先代之訓者此三禮之所以異也三禮之文儀禮獨無錯誤其可疑者周禮爲多而戴記尤甚學者但當別其是非而不當擅爲去取信者從之疑者缺之斯已矣鄭康成序云周禮爲體聖人體之儀禮爲末賢人履之殆不能無軒輕焉至於戴禮獨置之不論不議之列得毋因其僞而并棄其真乎明以謂禮記一書或言體或言履大小具陳顯微畢備無容詳彼而略此也朱晦翁乞修三禮奏劄云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耳其意蓋以王安石廢儀禮而獨存禮記故力矯之殊不知攷儀文則儀禮爲備

言義理則禮記爲精有儀禮而無禮記則先王制作之精  
意千百世而下其孰從而求之故曰三禮可以並存而不  
可以偏廢

攷注有刪有補有正論

愚按臨川吳氏之攷注有以其說不經而刪之者有從來  
所未備而補之者有錯見于他官而正之者至于冬官一  
篇尤加意焉太府凡賦貢之餘以供玩好之用吳氏則曰  
此二字宜衍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  
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吳氏  
則曰宜衍蓋漢儒之警說存之適足以惑世削之乃所以  
尊經所謂其說不經而刪之者也於大司徒則取孟子五

典列乎十二教之上于冬官之首則做五官之例曰惟王  
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冬官  
司空使率其屬以佐王富邦國所謂從來未備而補之者  
也至於大司空則全取大司徒之文小司空則全取小司  
徒之文以下則鄉師載師縣師閭師遂師遂大夫遂人均  
人司市大市市刑質人廛人賈師泉府司門司關掌節縣  
正鄙師鄴長里宰鄰長旅師稍人委人上均艸人稻人土  
訓誦訓山虞林衡川衡澤虞迹人小人角人羽人掌葛掌  
染掌炭掌茶掌蜃圉人場人廩人舍人倉人司稼職方氏  
土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籙師司民雍氏萍氏柞氏薙氏  
凡六十一官皆以次而列焉所謂雜見於他官而正之者

也觀其位置亦原本於俞王二家而詳略先後之間則草  
廬之攷訂爲尤當矣

訂正周禮論

周禮之不得爲全經也其故有二一毀于戰國之諸侯一  
厄於嬴秦之烈焰及漢惠帝時除挾書律河間獻王得周  
官五篇而冬官盡失劉歆以攷工記補之鄭賈爲之注疏  
漢唐諸子卒無有起而更張之者至宋淳熙中臨川俞壽  
翁作復古編以謂冬官不亡雜出五官中耳於是殘缺者  
補之失次者正之而周禮一書犁然復備考亭朱夫子亦  
激賞之其後永嘉王興之亦祖述其說作周禮訂義至于  
有元丘吉甫之釋義吳幼清之攷注皆與俞王二先生之

書相表裏可謂大有功於後學矣或曰孔子不嘗云史缺  
文乎自唐虞以迄商周世遠風微傳聞各異其間文獻凋  
殘典章散佚者亦復何限然若書之女鳩女房詩之崇丘  
華黍春秋之夏五郭公大都以疑傳疑莫敢增易今以周  
公之制作一旦從數千百年之後憑其臆見而補之而正  
之僭亂之罪夫復奚辭愚竊以爲不然嘗觀周末秦火而  
後聖人之遺經其爲汨亂也多矣後之儒者乃執其汨亂  
之篇章而曲爲之解以護之雖心知其非而不敢稍加釐  
定以獲罪于聖人若曰吾以尊經也以從古也夫誠尊經  
而從古人豈得而非之哉雖然學者之讀書亦求其是而  
已矣如第斤斤焉拘守成說童而習焉白首而卒無一得



如是而號于天下曰先聖之功臣其孰從而信之譬之祖宗之創業其始非不可法可傳也厥子若孫弗克負荷又從而廢墜之先世之流風不轉盼而漸滅盡矣洎數傳以下忽有幹蠱者出焉爲之振已墜之緒而廢者興墜者舉詎非克家之肖子歟周禮之訂正亦若是焉已矣俞王唱之于前丘吳和之於後其說似乎駭俗然而彼之所據者周官也周公之所作也彼之所訂者周禮也亦周公之所作也據未經瀆亂之周官訂已經瀆亂之周禮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何也變其所當變以歸于不可變夫是之謂尊經夫是之謂從古後之人不求其是猥興揚雄王通之徒同類而共譏之亦已過矣

王不理財論其本至外野其國昔亦幸而

所以生財者存乎民所以取財者存乎君所以用財而使之不竭者存乎法假令有以生之有以取之而無道以用之則下之所輸有盡上之所欲無涯以有盡供無涯其勢常不可以終日然則舍節財之外豈復有所爲理財之道哉周禮太宰之職以九職任萬民是生財之目也以九賦斂財賄是取財之要也以九式均節財用是用財之法也合而觀之則周公當日所以理財之道概可知矣夫國家之所以用財者其途不一祭祀則有牲牲玉帛賓客則有燕享饗餼喪荒則有賙賻賑遺羞服則有飲食筐篚以及器械與作之役鄰邦贈勞之遺與夫牧養之資祿予之節

音義  
五  
適情之具此九者非可概爲裁抑也又非可視爲泥沙而輕於一擲也是豐之嗇之而均未有當也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此其道莫善於節而尤莫善于均不節則始而病民繼且病國其弊同歸于盡而已矣節而不均是易之所謂苦節不可貞也非中正以通之道也夫惟節之而仍有法以均之則無不及亦無太過天子不敢妄求于是法之外有司亦止謹守於是法之中生者愈衆取者愈廉而與者亦愈以不厭可以行之一時亦可以垂之萬世則均節之道得焉爾此周禮一書所以爲千古理財之良法歟後世心計之臣如孔僅桑弘羊之徒所謂斂怨爲德者也人主不察而誤用之其不至於覆亡其國者亦幸而已矣

### 攷課論

古之帝王知天下之人情不能無所慕而爲善無所畏而不爲不善是故朝廷之上有賞罰然後僚寀之中有勸懲此攷課所由昉也攷之虞書當羣后四朝之時不過曰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其後遲之三載而攷績又遲之九年而黜陟幽明唐虞之攷課如是而已至于成周則異是周禮太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由斯以觀在唐虞則甚疏而在成周則甚密其故何歟曰唐虞事少官亦少故其法不必不疏成周事多官亦多故其法不容不密時勢使然也要之太宰攷百官與攷羣吏其法

亦有不可概施者何也百官謂卿大夫是爲太宰之正貳其爵尊故太宰不得擅行進退必告于王而廢置之羣吏謂羣士庶士府史胥徒太宰之殷輔也其位卑則三年之終或罰或賞太宰咸得自專焉雖然羣吏之治又非必待其三年而後攷之也太宰以下小宰旣每月攷之矣又云宰夫歲終則令正歲會是歲有攷也月終則令正月要是月有攷也旬終則令正日成是日有攷也蓋視小宰爲尤詳矣大約成周之攷課爲途甚多或攷其教或攷其治或攷其財賄或攷其器用或逆之而詳稽于任職之終使之無所遁或待之而預誠于入官之始使之知所遵爲疏爲數其期不一而約其大綱總之不離六計者近是小宰以

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廉察也善有德及民者故六計首列之敬則操持勿失正則特立不阿二者皆長于德行之吏也能則肆應有餘法則職守無曠辨則斷決不欺三者皆長于才能之吏也以此察之使職稱其才位如其德賢且能者無所隱而不肖者亦無所容其不肖攷課之法莫善于此或曰六計廉善不廉惡何也曰司寇以糾過爲事故有官刑以懲其惡小宰以興治爲事故有六計以旌其功兩相濟也非兩相妨也當是時上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而天下亦以君子長者之道自待其身夫然而賞罰有不當勸懲有不行者乎然則成周攷課與後世之以九

品官人十科取士者異矣

教典論

司徒掌邦教自舜之命契始也其詞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由是成王作周官則曰司徒敷五典擾兆民穆王命君牙亦曰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然則五典之外別無所爲教也審矣攷之周禮大司徒職曰教職官曰教官象曰教象法曰教法典曰教典而總以親義別序信盡之是猶日月之麗天江河之行地亘古今而不易者也或曰司徒之職亦不一矣財賦之出入土地之廣狹人民之衆寡皆其所掌也獨教典乎哉曰財賦土地人民之事乃五官之錯簡而雜見于司徒者也非其

本職也司徒之所掌豈尙有大于教典者乎雖然五典其大綱也數其節目則有十二教焉有六德六行六藝焉所謂十二教者教敬教讓教親教和辨等以先其德禮教官教中教恤教節教能制爵制祿以後其政刑若是者皆所以扶植五典本乎事而同歸于道者也所謂六德六行六藝者得于心而爲德體于身而爲行習于事而爲藝德行所以成已教之本也道藝所以成物教之末也若是者皆多爲之途隨其才質之高下而曲成之以約之于五典之中者也是以大司徒之教及于天下小司徒奉而行之其教止及于王畿以次而降則五家有比長二十五家有閭胥百家有族師五百家有黨正二千五百家有州長萬二

千五百家有卿大夫無人非教也周人兼立四代之學在州黨則曰序在國則曰成均亦曰瞽宗始乎京師放乎里巷無地非教也鄉大夫以正月頒法以正歲攷法則一歲二讀法矣州長又加以春秋二社則一歲四讀法矣黨正又加以四孟族師又加以春秋祭酺閭師又加以春秋聚衆之時則一歲又不知幾讀法矣是無時非教也要其所以立教之旨總之不離五典者近是成周之世教化行于上風俗成于下比戶可封而禍亂不作有以也夫後世以虞廷之五典視爲具文而置之所以繩民者愈刻而民之叛其教也益寡廉鮮恥而莫之禁嗚呼辟雍鐘鼓之化微而子衿城闕之詩作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然則有掌教

之責者亦在乎端其本以化之而已矣

### 選舉論

德行道藝大司徒所以教人之具也而不知用人之法亦不外此夫成周之鄉舉里選宜屬於冢宰而今乃屬於司徒者何居蓋必有以教之於平時然後可以用之於一曰誠重之也誠慎之也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藝優而柔之使自得之凡以長其善救其失而豫養其公輔之器也當其未用之先鄉大夫攷其德行察其道藝而書之至於三年大比則又攷其德行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焉與賢卽漢之舉孝廉與其能卽漢之舉茂才或出使爲長尊其德也或入使爲治重

其才也蓋用之於既教之後者如此此鄉舉里選所以爲萬世用人之良法歟何也今日之敦詩說禮束修砥行而爲士者他日學成而仕則爲公卿爲大夫者胥是人也要之六卿之吏上自卿大夫下至比長其所懸以爲教者亦惟以司徒之玉物示之的而已矣且不獨六卿之吏爲然也司諫巡問觀察以時書其德行道藝宮正之於宮衛必曰糾其德行教之道藝師氏保氏之於國子亦曰教以德行養以道藝皆是物也其教之而不率者司救又從而諫讓之使之遷善而遠罪于是六卿之人莫不欣欣焉爭自濯磨以求爲上之所舉而不願爲上之所棄人材盛而吏治興由此其選也三代以後選舉變而爲辟召辟召變而

爲詩賦詩賦變而爲帖括其法愈變其弊愈深上無以爲德下無以爲民處則非正士出則非良臣豈真胥天下無一可用之人哉由于教之不先而用之太驟故也由是觀之成周之鄉舉里選不屬之冢宰而屬之司徒有以也夫

井田與封建相表裏論

成周井田之法與封建相表裏何則井田之有六鄉六遂也猶封建之有列爵五分土三也何謂六鄉司徒曰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所謂六鄉也何謂六遂遂人曰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鄣五鄣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亦曰都所謂六遂也大率在國中者合七萬五千家爲六鄉在四郊者合七萬五千家爲六

遂注周禮者多以近郊百里爲鄉遠郊百里爲遂誤矣有鄉遂於是有鄉遂之官比長以下士爲之間胥以中士爲之族師以上士爲之皆民也黨正以下大夫爲之州長以中大夫爲之鄉大夫則卿也然其始亦民也六遂亦然合六鄉六遂之官凡一萬八千九百三十六人而要皆以民爲之於民之中辨其等威異其章服使上有常尊下有常奉而潛消其貪冒無等之心則雖無封建之名而封建之法實基于此等而上之則五十里爲子男七十里爲伯百里爲公侯自是人始知其爲封建矣而其法則皆昉於井田愚按鄉遂大夫以下不命於王朝不設官府而無府史胥徒之役謂之教官亦謂之鄉吏其有府史胥徒受命于

王朝而操刑政之權者惟鄉師遂師與載師閭師縣師而已鄉遂之官其有賢且能者則以次遞升焉如與賢使長與能使治閭胥可進爲族師黨正可進爲州長是也先王於公侯伯子男之外又設方伯連帥以統馭之其意亦若是焉已矣故曰井田者封建之本也秦人開阡陌廢井田而封建之法遂變而爲郡縣三代聖王之制度蓋掃地無餘矣其罪可勝道哉

刑論上

唐太宗讀周禮而歎曰不封建不井田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法不可得也或曰封建井田先王所以治天下之良法也若夫肉刑則傷肌膚絕生本乃叔世之虐政耳聖人

好生之德果如是乎哉太宗之言于是爲失倫矣愚獨以爲不然肉刑有五曰墨曰劓曰宮曰剕曰殺唐虞以來未之有改也攷之虞書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釋之者曰五服者服五刑之罪三就者肉刑所就之處也周禮五刑之屬不過二千五百及穆王作呂刑墨罰之屬千劓罪之屬千剕劓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輕刑則視舊加密重刑則視舊加疏世變使然也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特舉後世刑條言之耳夫肉刑之疏密雖或因時遞變然自唐虞以迄三代豈能舍此而治天下哉後世除墨劓宮剕而易以笞杖徒流者蓋有故焉周禮司徒曰以刑教中此鄉之八刑卽虞廷所謂鞭作官刑扑作教刑

也後世笞杖自此始司寇曰嘉石平罷民有罪而未麗于法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司空以圜土教罷民凡害人者置之圜土施職事焉後世徒流自此始是皆未入五刑而可復爲平人者也一入五刑則不得爲平人矣墨者使其惡不可洗劓者使其形不復完剕者斷其足使不能肆宮刑則不能生育大辟更無論已聖人豈故爲此嚴酷之法以傷天地好生之德哉不得已也漢文帝因緹縈一言以笞箠代肉刑當劓剕者笞五百而卒多死景帝定爲箠令而笞者得全由是法日益輕而人之犯法者日益衆其勢不驅天下于大亂不止夫王者之治天下與其善惡混淆而亂是用長孰若嚴爲之防去其稂莠植其禾苗



俾惡人常少而善類常多可以久安長治而不亂乎後之人不察聖王所以立法之意遂謂笞杖徒流之法近于仁而墨劓官刑之法近乎虐則何以三代而下之風俗不能復返而為唐虞也此其故可思也彼以封建井田為聖王良法獨至肉刑則與漢之屠伯蒼鷹唐之羅鉗吉網等類而齊觀豈通論哉

肉刑論下

唐虞三代而下必有文武成康之君而後可以復肉刑之法不然與失之刻寧失之寬而已矣何則古帝之治天下皆以生天下為心者也求其生而不得然後從而殺之次則緣其罪之差等而制為法以刑之此肉刑所由昉也舜

之美皋陶曰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民生其時皆曉然于善之當為與惡之不可為故畫象而不犯教化行而風俗美由此其選也至于有周五刑之設掌于司寇非曰彼有是罪吾即以是刑加之也蓋惻然有矜全無己之思焉周禮秋官大司寇正月之吉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法于象魏挾日而斂之小司寇則率官屬而憲刑禁士師正歲則率其屬而憲禁令所以防之于未刑之先者如此其至也及其既陷乎罪也司刺則訊之羣臣訊之羣吏又訊之萬民必皆曰可殺而後殺焉否則以不識過失遺忘而宥之以幼弱老耄蠢愚而赦之否則以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而議之所以慎之于將刑之際者如此其重

也其犯法而不至于死者則大司寇置之於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次則桎梏而坐之嘉石所以教之於既刑之後者又如此其詳也而不但已也掌戮曰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男去勢而為奄女幽閉而為奚髡者使守積不絕其生不阻其用古聖王法外之仁又如此以止殺之念為用殺之條以祥刑之心為省刑之術文武之世太和元氣在宇宙間傳至成康遂幾刑措其效可睹矣肉刑之法所由與封建井田相表裏而沿襲不廢者職是故也後之人主苟不體聖王所以生天下之心一旦舉肉刑之法而復之其不至于草菅民命者蓋亦僅矣余故曰唐虞三代而下必有文武成康之君而後可以復肉刑之法

三賜不及車馬論

經文有一句而兼數義者如曲禮三賜不及車馬之類是也儒者胸無獨見而欲索解於孔鄭之言其不為眾說所瞽亂者蓋亦鮮矣注曰三賜三命也凡仕者一命受爵再命受衣服三命受車馬卿大夫士之子不受不敢以成尊比踰於父天子諸侯之子不受自卑遠於君正義解三賜與鄭注同又申之曰所以許受三命而不許受車馬者命是光顯祖父故受車馬安身不關先祖故不受兩說互有異同亦互有得失愚請折其衷而論之夫康成所據非周禮乎周禮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三命但云

受位而鄭云車馬者以受位卽受車馬故也或曰九命與九賜同乎否乎曰否公羊言九賜一加服二朱戶三納陛四輿馬五樂則六虎賁七斧鉞八弓矢九秬鬯此九賜在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之後鄭司農混而一之謬矣然則曲禮所云三賜其爲周禮三命無疑也若以不及爲不受謂受命不受車馬則有不盡然者夫君之賜非臣子所當辭也禮云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惡其不恭也君故賜之而臣故辭之不恭甚矣而反以是爲孝此其說之難通者一也注疏旣云三賜卽三命矣又云受命不受車馬信如此言經文當云三命則受三賜車馬則不受何以云三賜不及車馬乎此其說之難通者二也且以成尊爲嫌而自

居於卑遠其於揚名顯親之義謂何古之所云大孝者至舜而止矣舜之大孝正以其尊爲天子而以天下養也萬世而下未有以尊踰于父議之者必去其天子之位而以陶漁耕稼終其身斯謂之孝則單寒之子必不可叨一命之榮矣此其說之難通者三也或曰不及旣非不受矣則經文所云不及車馬者其義何居解之者曰不及云者受之而已不用及也如漢石慶入里門必下車張湛爲左馮翊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是也亦非終身徒行但當父兄之前不用及車馬以自尊大耳如此則上得伸其推崇之願而亦不失爲謹厚之風下得全其高潔之情而又無傷於國家之體是故州里鄉黨稱其孝兄弟親戚稱其慈僚

友稱其弟執友稱其仁交游稱其信胥於此焉信之矣故曰經文有一句而兼數義者此類是也

### 王制論

儒者之讀古人書也必先覈其真偽而後可定其是非其爲聖人之言乎吾信之吾從而尊之其非聖人之言乎吾疑之吾從而辨之如此則僞不亂真而非不混是矣吾嘗反覆於王制一書而知其不盡出於聖人之言也盧植曰漢文帝時令博士諸生作王制採尚書孟子左氏公穀三傳等文而附益之章俊卿山堂考索駁之甚詳其乖妄之甚而不可盡信者有五焉孟子論周室班爵之制其班於天下者則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

位王制則分子男爲二位而不及天子班於國中者則曰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王制則不數君之位而但言五等非春秋大居正大一統之義矣此其不可盡信者一又言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合之凡百有二十鄭康成斷爲夏制非也夏之官百不聞其百有二十也至於殷則二百周則三百六十九不相符吾不知王制所言爲夏制乎爲殷制乎爲周制乎此其不可盡信者二此一條考索未及又曰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合九州計之則爲千七百七十三國周家封建諸侯其見於春秋者

八十國見於左傳者倍之借謂小國僻陋無事見經或謂強大兼併翦滅殆盡然亦安得如是之多乎此其不可盡信者三又曰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三監之名自古未有武王封紂子武庚於商恐其爲亂故命三叔往監之初未嘗以三監爲官也周禮雖有立其監之語亦第謂諸侯自監其國耳曷嘗謂每國各有三監乎此其不可盡信者四又云諸侯禴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夫禮不王不禘蓋以禘也者王者之大祭也非下此者所敢干也春秋凡書魯用禘皆以其僭上而譏之何得以此爲諸侯之祭乎此其不可盡信者五其中採摭諸書不無可取亦如金玉之寶混入泥沙非有大過人之識

幾不辨其孰爲泥沙孰爲金玉矣人知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而不知盡信禮則不如無禮吾恐後之刻舟求劍者泥于其說而黑白之不分也故特表而出之

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論

王制諸侯賜弓矢然後征在八命作牧之後尙書所云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是也諸侯有不貢不祀不廷者則奉天子之命以征之征之是也專之非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洪範曰維辟作福維辟作威臣之有作福作威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夫征討何事也而諸侯專之是禮樂征伐不必出自天子也是作福作威不必係之維辟也而可乎難者曰紂賜文王弓矢然後

得專征伐於是乎有戡黎伐密之舉管敬仲云昔召康公命我先公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則專征之事古人有行之者曰文之戡黎伐密以紂之命戡之以紂之命伐之也使獨夫在上而傲然擅生殺予奪之權其何以爲文王何以爲文王之至德其云專征者乃史氏之誣聖人非文王果有此事也太公之勳周室倚賴召公特稟成王之命而寵異之若曰五侯九伯女奉命以征之可也曷嘗使太公專之乎漢甘延壽陳湯斬郅支單于厥功甚鉅說者且以爲戰勝之功不足贖其矯制之罪則無功而有罪者從可識矣自專之之說一開亂臣賊子遂有假古人之書以濟其私者以爲古人已許我爲之我何憚而不爲此於

是操莽温懿之徒接踵而起天下之亂何時而已耶甚矣文章之爲禍烈也雖然此非王制之過也王制但曰賜弓矢然後征說經者則曰賜弓矢然後得專征毛萇釋詩孔安國釋禮杜預注左傳莫不云然豈非不善讀書者之過乎嗚呼同一征伐也奉王命則爲翼戴之大勳不奉王命則爲并吞之逆節奉王命則爲苞桑之至計不奉王命則爲篡竊之陰謀五伯搜諸侯以伐諸侯孟子斥爲三王之罪人者惡之也曷惡乎爾惡其專也孟子救世之意亦微矣哉

月令論

以月令爲周公作者自蔡中郎王子雍始以月令爲呂不

韋作者自陸德明始愚獨以爲不然月令一書非周公不韋之書而漢儒雜集之書也按呂不韋採諸儒所著合十餘萬言命曰呂氏春秋篇首十二月紀與月令同於是古月令今月令之別入戴記者爲古入呂氏春秋者爲今蓋此書之由來舊矣不韋特竊之以文其筆耳謂禮家取不韋之說以入記可乎陸氏以太尉爲秦官郡縣爲秦制而月令中適有命太尉命百縣之語遂舉而歸之不韋其妄甚矣然謂爲周公作者亦妄周人月令備載燕詩至於一代之大經大法周禮已詳言之矣周公必不贅爲此書也况月令所言春行夏令夏行秋令之類同於瞽史柳宗元嘗力辨其非矣其乖謬之甚者如四時所主之帝所祀

之神與天子所居之明堂所衣之衣所用之器所食之牲與穀大都不合於周制此皆不經之語而謂周公果有是書乎愚以爲月令之文自古有之如夏小正之屬漢之諸儒參以時事集成一篇而附之禮記非出自一家之言創自一人之手也請以質諸博洽之君子

二孤二主論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爲禮也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爲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

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與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夫喪有孤哀之所主也二孤則莫適爲主焉廟有主神之所依也二主則莫適爲依焉故無此禮而齊桓公季康子乃創爲之是豈可以爲法乎然則伐國者宜奈何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皆無虛主故行師伐國必以遷廟主行載於齋車示不敢專也此伐國載主之禮也居喪者宜奈何曰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不敢以卑敵尊也衛君弔桓子而哀公爲之主以拜爲康子者但當哭踊而已此居喪受弔之禮也此義不明而至廟有二主喪有二孤則亦循襲之過而已矣

按靈公先桓子一年卒則此當作出公輒桓子季孫斯也康子桓子之子也

### 金革之事勿碎論

孝子之事親也有常有變聖人之制禮也亦有經有權三年之喪食粥居廬寢苦枕塊過期不葬則衰經不除有官守者君命不呼其門此禮之行於常者也經也然使國家多難之秋大師壓境九廟震驚爲臣子者義不得顧私恩而忘國恤于是乎以墨經從事者容或有之此禮之行於變者也權也權者古今不數見之事聖人制禮亦曰不得已而用之云爾得已而不已則大亂之道而已矣昔者子夏問於孔子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勿碎禮與孔子



日記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吾聞諸老聃云昔者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我弗知也請申論之所謂不奪人之喪者爲人君言之也亦不可奪喪者爲人子言之也君而反是謂之不仁子而反是謂之不孝成王仁君也而伯禽又孝子也金革勿辟何爲者蓋成王時以徐戎作亂故伯禽有母之喪卒哭而征之脫也外無徐戎之難雖以成王之命一歲數遷其官伯禽詎以衰麻易軒冕乎後世以伯禽爲口實因有奪情起復之說夫奪情起復非有爲爲之也動於利己耳奔競之念日益深則一本之恩日益薄名利之途日益近則霜露之感日益疏習焉而不知其非則三綱淪九法斲矣嗚呼奪情

起復此末世士大夫之習非古也禮云喪不貳事故羣立有禁旅行有禁弔人之喪有禁此無他懼其心之有所貳也父母之喪而可奪貳孰甚焉有人心者亦安忍出此古之人卒哭而致事蓋斷斷乎其弗可奪也夫非獨親喪宜致事也賈逵以祖父喪去官則期亦致事矣楊著以從兄憂去職則功亦致事矣且非獨期功宜致事也宋舉人郭楨冒總喪赴舉爲同輩所訟遂殿三舉則總麻亦宜致事矣古人於期功總麻之服且慎重若此焉有執親之喪無故而可以奪情起復者哉是故爲人子爲人臣者必身處伯禽之地然後可以權禮許之否則甯道其常而已按喪服四制云門內之制恩掩義門外之制義斷恩以恩掩義

者孝子之常以義斷恩者孝子之變我恐天下後世之薄於所生而重於求利者託行權之名爲亂常之舉猥以伯禽爲口實也故正之

魯郊禘非禮論

郊禘非諸侯事也魯何爲乎有郊何爲乎有禘或曰成王賜而伯禽受也或曰平王賜而惠公受也周子曰皆非也魯自爲之焉爾聞之諸侯不得祖天子大夫不得祖諸侯禮也如以周公有大勳勞而周公之子孫遂用天子之禮樂以祀其祖宗是諸侯祖天子矣無論成王必不賜籍令賜之伯禽肯以壞法亂紀之事躬自蹈之乎至謂平王之賜惠公者亦謬昔文公請隧襄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

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夫郊禘之與隧其禮孰重而孰輕惠公之與晉文其勢孰強而孰弱乃晉不得請於襄而魯獨得請於平斯亦事之必無者已故曰魯自爲之焉爾曷言乎魯自爲之也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蓋明以僭王之罪罪魯矣後之儒者不察其意遂以屢卜之瀆養牲之慢而歸咎於子孫之不能奉行不亦舛乎夫魯之郊禘春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大書特書不一書焉然則周公之衰已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至於四卜郊不從鬮鼠食郊牛角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是聖人之所隱痛也豈以子孫之奉行為禮不奉行為非禮哉註疏之說但知爲尊者諱故舍其鉅者責其小者非聖人之本意

矣學者謹遵其說惟恐失墜而大背乎聖人之經是何異於賣櫝而還珠也噫

不玄冠卽緇布冠論

玉藻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纁綌諸侯之冠也嚴陵方氏曰玄則象則天之色緇則雜以地之色故以爲天子諸侯降殺之辨此說然歟否歟曰否玄冠卽緇布冠記禮者特互文以見義耳非有二也按攷工記鐘氏染羽三八爲纁五入爲緇七入爲緇而不言玄鄭注云玄色在緇緇之間其六入者歟蓋以緇入黑汁則爲玄更以玄入黑汁則名緇矣緇與玄同爲黑色而緇尤深故禮家每以緇爲玄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其服謂之玄端素裳是

緇衣卽玄端也上士玄端元裳中士玄端黃裳下士玄端雜裳所謂玄端者皆指緇布衣夫冠與衣一也緇布冠得稱玄冠亦如緇布衣之得稱玄端耳非緇布冠之外別有玄冠也禮家有單言冠者則玄冠也其服必玄端有單言端者則玄端也其冠必玄冠故公西華言端配章甫劉子言端配委蓋章甫委貌卽玄冠緇布冠其總名也是玄冠卽緇布冠可知也大抵王之吉服有九其首服有三冕弁冠王侯之吉服有六其首服亦有三副編次冠以配衣故一次也展布著之祿衣亦著之而次猶是也一緇布冠也朝服著之玄端著之深衣亦著之而緇布冠猶是也是故天子諸侯始加冠皆用緇衣冠一則以正陽之色爲纁一

則以雜采之帛爲綏以是爲貴賤之分云爾玄冠緇布冠異其名曷嘗異其實乎嚴陵方氏不知其義而妄生分別其爲疑誤後生不淺世之學者倘以其說之新異而靡然從之是何異于棄蘇合而求蝓蟻之轉也

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論

孝弟一理也爲孝子者必能爲悌弟王霸歧途也言王道者必不言伯功何則天下之庸行莫如孝悌天下之至德亦莫如孝悌是道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獲狩脩乎軍旅其事爲家庭愛敬之常其功在經緯民物之大禹湯文武之世所爲聲教四訖作孚萬邦者由此其選也舉一孝弟而王道盡此矣豈特近之云爾哉若夫齊

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之徒則不然挾天子以令諸侯強凌弱衆暴寡名曰假仁仗義實則三王之罪人而已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管晏賤之也祭義乃曰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伯是欲分孝弟而二之且欲合王伯而一之也此豈孔氏之遺書也哉蓋戰國之時微言大義漸滅無聞故縱橫家言往往艷稱五伯漢儒襲其流風形諸議論遂舉王與伯而並言之耳非孔氏之遺書也表記曰道有至有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伯考道以爲無失經解曰義與信和與仁伯王之器也與祭義所言如出一口蓋幾幾乎以王伯爲一矣吳氏曲爲之解曰伯者諸侯之長王者天子之稱伯王猶言侯王非五伯之伯也如是則表

記曷不言義道以侯而乃言義道以伯乎經解曷不言侯王之器而乃言伯王之器乎凡爲此說者絕不知王道之尊也絕不知伯功之賤也并不知孝弟合一之理進乎王而大遠乎伯也不止不塞則學術大壞而王道終不可望矣此余之所大懼也故特正之

宗法論

宗法爲公族卿大夫設也非爲天子諸侯設也非爲庶人設也其法與封建相表裏昔先王封建諸侯以其適子爲君其次不得禰先君則別於正適而稱別子別子之世適常繼別子之正統以主始祖之祭是爲百世不遷之大宗故喪服小記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別子之庶子以所立

之長子繼之是爲五世則遷之小宗故記又曰繼禰者爲小宗大宗一小宗四大宗絕則爲後小宗絕則否禮爲人後者喪服斬衰爲其父母期所謂爲人後者爲之子蓋以重大宗而降所生也小宗無爲後者也若夫天子諸侯之統有子則世無子則及兄弟而外雖從祖伯叔皆可但繼其統弗改其稱不與爲人後者同科也禮曰諸侯絕宗則天子可知矣庶人不爲後以其微也其喪也五服之內主之東西鄰主之里尹主之禮云喪有無後無無主有主則不爲後非聖人之忍也勢也由斯以觀宗法特爲公族卿大夫設也明甚自封建不行因而宗法不立後世惟勳衛子孫猶得存什一於千百其餘縉紳先生之家久矣不可

復問矣今之爲人後者吾惑焉不知其所奉爲別子者何人繼別者又何人而第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統論數十世之前而第論一世此亦曰吾大宗之子也彼亦曰吾大宗之子也於是乎據其宮竊其貨以爲己私是啟天下以爭奪之端也而可以爲訓乎其或禮以義起則有之矣無子而後人之子者其本生父母命之所後者幼而畜之如子雖父母名之亦不爲過此繼絕存亡之義聖人所弗禁也若旣死而人爲之後舍本生之親而戚其所疏疏其所戚其謂一本之誼何余嘗爲之說曰封建廢宗法亡爲之主可也爲之後則不可羅念菴先生宗法論辨此最悉世之人罕有見及此者子讀顧氏家譜見先友黃子頊傳作

寅初先生讓嗣說不覺慨然有感曰是真可以激薄停澆也已武陵玉垣公寅初先生之叔父也素饒於貲無子遺命以先生爲後族人忌焉先生曰族人謂我不當爲人後我亦不願爲人後也族人遂立某某並爲後夫人所力爭不能得者先生獨推其所有而讓之他人其清風高節比之季札子臧豈有慝焉予故因頊傳之說而爲之論以愧今之嗜利忘親非禮而妄托於禮者

或問禘之說論

魯之先未嘗用周禘也魯用周禘自中葉始故議禮之士竊疑之蓋禘也者天子之大祭也其事與郊並重故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殷人禘嚳而郊

冥周人禘饗而郊稷禘之禮誠重矣哉聞之不王不禘周制也魯非天子何居乎有禘曰王賜而伯禽受也然則賜與受皆非歟曰否否成王之制以魯禘而不及周禘伯禽之受受以魯禘而亦非純用周禘嗣後惠公請于平王而史角報命魯遂以周禘特聞夫不王而禘天下之疑不解矣疑而不爲之辨則後世雖有好學深思之士其孰從而証之故魯論誌曰或問禘之說魯之禘何昉乎昔周公有大勳勞于王室迨其沒而成王念之故賜以禘祭蓋欲尊魯于天下也夫以周公之勳勞生而攝天子之權沒而耐天子之兆則祭而用天子之禮樂也固宜而孰知其不然周公之攝天子特迫于時耳使盡臣節于生前而獨僭王

禮于身後則周公之心豈安周公不安而爲周公之子者獨忍安乎哉吾是以知魯之先未嘗用周禘也如以周禘言微獨伯禽不受也卽成王亦必不賜藉令賜之在廷諸臣必有起而爭之者曰禘王禮也不王而禘是誣之也周公其吐之矣而當時不聞則魯之先未嘗用周禘也其用魯禘奈何俎用四代之俎而豆無虞氏之豆從其殺也尊用四代之尊而爵無虞氏之爵昭其辨也牲用白牡而等乎二王不以駢剛而殊乎后稷誌其別也至惠公得請于平王而魯遂儼然用周禘矣由是魯之君沿爲故事而不欲問魯之臣奉爲成法而不敢問而魯之留心經曲志存復古者則不能不問而又不忍不問問之者何疑之也疑

則疑夫平王之失不當予而予也疑則疑夫惠公之罪不當僭而僭也前乎此者不過曰禘周公耳浸假而禘莊公浸假而禘僖公者何爲乎是羣公之禘可疑也前乎此者不過曰禘太廟耳未幾而禘武宮未幾而禘襄公者何爲乎是羣宮之禘尤可疑也此或人所以不能不問而亦不忍不問也且魯亦何以令其下也旅太山舞八佾歌雍詩彼三家者直以爲我之僭魯猶夫魯之僭周而已九而效之罪莫大焉惜乎魯爲秉禮之國而越禮如是是亂法之首也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是言也爲惠公以後言之非爲惠公以前言之也或人其亦竊窺此意而故折衷于孔子歟嗟乎萬世而下猶知不王不禘之說凜

然不可犯者皆自或人之一問留之也獨其名逸而不傳以故弔古之士不能無深慨云

曰昔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論

天下有誠外之道無有哉天地一誠也聖人一誠也誠無二故道亦無二第人不克自見其心因不克見聖人之心同于天地之心遂有終其心不識道之所歸者此非不識道也咎在不識誠故求道于僞而道遠求道于真而道始近矣求道于虛而道離求道于實而道始合矣求道于雜而道煩求道于純而道始簡矣聖人之心無乎不真也無乎不實也無乎不純也藏之一本則爲斯道之統宗發之萬殊則爲斯道之散見夫亦何待于盡何假于推而又何



體用內外之可分哉若是則但言誠而一貫無餘蘊矣然而門人不皆曾子也不皆曾子則不得不借易曉者以明之是故在聖人則爲一而自學聖人者言之則曰忠在聖人則爲貫而自學聖人者言之則曰恕此其道惟曾子悟之亦惟曾子解之夫道不能有體而無用亦不能離體以爲用離體爲用是忠與恕二矣何以言一離體爲用是恕與忠二矣不可言一又何以言貫抑思一貫之道固體用相因之道也于何知之于子言知之曰欲立欲達此盡乎己者也立人達人則已推而及乎物矣見賓承祭此盡乎己者也不欲勿施則又推而及乎物矣是忠恕也所謂一本而萬殊者也或曰忠爲天道恕爲人道似以微顯分忠

恕矣不知聖人之道發微而不可見亦充周而不可窮則顯微不一以貫歟或曰忠者无妄恕乃所以行其忠似以內外分忠恕矣亦無外而不內之恕則內外不一以貫歟或曰大本爲忠達道爲恕似以存發分忠恕矣不知已發之和莫不于未發之忠故言忠不能離恕猶夫言中不能言和則存發不一以貫歟若此者皆聖心之誠爲之也然曾子不言誠而言忠恕者何也曰爲學聖人者言之也嘗觀聖人之忠恕無異于天地之忠恕天地之忠恕所謂於穆不已各正性命者是也學者未至乎此而求至之則亦求之于心焉耳去其心之僞而真者見去其心之虛而實者見去其心之雜而純者見然後知聖心之誠卽自然

之忠恕而學者之忠恕卽勉然之誠也由勉然以幾自然  
而一貫之道在是也雖然曾子以忠信明絜矩而不及恕  
厥後子輿氏以強恕爲求仁之功而不及忠則又何也曰  
言忠而恕該之矣言恕而忠亦該之矣蓋忠恕有異名而  
忠恕之于心無異理也心無異故誠無異誠無異故道亦  
無異知乎此而忠恕之爲一貫昭然矣

齊桓公正而不譎論

聖人之所以與伯者非得已也權也夫伯豈聖人所樂與  
哉原其心則功不償過論其事則過不掩功聖人不槩絕  
之而姑與之者其意蓋傷天下之無王云爾天下無王則  
名分亂典章紊強弱相陵爾虞我詐有伯者出爲之尊獎

王室匡扶世道而任德不任威用信不用術不可謂非天  
下之幸也聖人于是略其功利之謀而取其稍近于仁義  
考以示天下使天下知伯者之過無事深求伯者之功不  
容盡棄而後不得已之情見焉故凡與伯者非純與也聖  
人之權也夫子之論齊桓也與晉文異曰正自其不正者  
見也曰不譎亦自其譎者見也桓之伯也其起于莊僖之  
際乎前此未有以諸侯私會者有之自北杏始故陳宋蔡  
邾稱人誅首亂也齊侯稱爵與之也其與之奈何爲其近  
于正也或曰桓之一身盛衰凡三變焉其始伐邾侵宋侯  
度未一入蔡侵鄭設施多乖此圖伯之初也貫澤以下蔡  
上以前衣裳不歃血兵車無大戰此定伯之日也迨至九

國亂內寵作伐黃而外憂斯啟次匡而號令不嚴此成伯  
之後也跡其始終行事未必盡出于正而較之晉文則有  
不可同年而語者夫齊桓之功其最大者莫如尊王觀于  
盟洮之役序王人于諸侯之上其與勤王而筮者純雜分  
矣天王賜胙不忘下拜其與以臣召君者順逆辨矣盟于  
首止以明大分其與享醴請隧者公私判矣桓公伐楚責  
以包茅不貢王祭不供其辭嚴其氣壯其與執宛春以怒  
之復曹衛以攜之者曲直殊矣凡此皆聖人所與也尙安  
得以譎疑之使爲桓公者收天下已散之柄而還之王朝  
凡禮樂征伐朝聘會盟生殺予奪一稟之天子而已不與  
然後修廢舉墜起弊扶衰則一舉而中興之業可成再造

之勳可集雖與周召比烈何多遜焉計不出此而僅狎主  
齊盟取威定伯此所以僅成其爲齊桓也夫桓之功固多  
矣然其過亦豈少哉譬之主人有千金十人竊之猶未疑  
乎主人也至一人而併千金則已疑乎主人矣列國之僭  
是分千金而竊之者也桓之伯是併千金而獨擅之者也  
故曰聖人之與伯者非得已也權也然則春秋何以無斷  
詞曰春秋之爲書也微而彰約而達桓之功雖大未嘗純  
與其心也至于魯論則直斷之曰正而不譎以是爲稍優  
于晉文而已矣噫此亦孔子作春秋之旨也

召忽管仲論

始焉同爲人臣而終乃各行其志者不可以優劣論也志

在節義則忘其身以殉君而不得謂之激志在功名則愛  
其身以救世而不得謂之忍二者亦各行其志而已矣議  
者不察重功名必輕節義以爲殺其身無濟于國君子弗  
善也詳節義必略功名以爲此身旣已許吾君則當親挈  
而還之嗟嗟是安足以服古人心哉使人臣而皆殉君  
者孰與濟一時之天下人臣而皆救世者又孰與訓萬世  
之天下故志在節義與志在功名者均之未可輕訾也惟  
明乎其志而後可以服古人心昔無知弑齊襄公鮑叔  
奉小白奔莒召忽管仲奉公子糾奔魯及小白入弑子糾  
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始也其主同其位同其出奔同其北  
面而事同乃一則殉糾而死一則背糾而生抑何同其始

不同其終矣君子曰忽節義之士也仲功名之器也兩人  
之死與不死奚待桓公旣復子糾旣亡之後而始決哉此  
其志固有素定者矣忽之言曰百歲之後吾君糾也犯吾  
君命而廢吾所立吾不生也然則忽之志仲知之矣仲之  
言曰社稷破宗廟廢則夷吾死匪是則夷吾生夷吾生則  
齊國利然則仲之志忽亦知之矣吁節義如忽功名如仲  
之兩人者天下可多得哉且當時之以死名者數矣狼獾  
之勇焉而死專諸之俠焉而死鉏麇之賊焉而死死矣而  
非其正也此其人不可以律召忽至于偷生忍辱身事二  
姓者何國蔑有然其人亦不可以律管仲何也自忽言之  
其才雖不逮仲而區區忠愛之性誠足以媿後世之爲人

臣懷二心者是有忽而後糾有死臣也自仲言之糾于奔魯時猶未正乎爲君也未正乎爲君則當留其身爲有用之身是有仲而後糾有生臣也故必有忽之歿仲乃可以不死有仲之不死忽乃得晏然而死故曰志在節義與志在功名者均之未可輕訾也然則忽與仲果無可議乎曰有忽之死烈矣然不死于殺糾之時而死于入齊之境此其失也事君者擇君而仕無已事而擇之仲不早從小白而卒辱于檻車此其短也至其一全節義一立功名則亦何容輕議哉苟息之不食言爲奚齊也春秋予苟息則必予召忽矣晏子不死崔杼之難以有景公在也後世不譏晏子則必不譏管仲矣吾得而斷之曰召忽之忠似苟息

管仲之才似晏子

句踐事吳論

自古英雄之主所以忍小忿而就大謀者必先乘敵之不我備而有以陰用其機機也者伏于至微而不可見寓于屈伸變化而不可測者也智者得之愚者昧焉何也庸主狃于富强故其志益怠氣益驕而禍患每生于所忽英主于此欲養其全鋒而善用之則其機不可以急取而可以緩圖于是內以蓄其恢復之志而外不逆于仇人之心屈之使不吾疾易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散其交順適其情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俟其隙摧其墜而挽其絕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天下諸侯可朝也此所謂握

天下之大機而陰用之者也孟子以句踐事吳爲事大者  
証請申之吳越故世仇也其先越敗吳于槁李三年吳亦  
敗越于夫椒句踐乃以甲楯五千保棲會稽用范蠡文種  
計行成于吳子胥諫夫差不聽卒以太宰嚭故得脫吾于  
此未嘗不爲句踐幸又未嘗不爲句踐恥也天下有柔能  
制剛弱能制強者謂其勢可以無柔可以無弱姑借是以  
售其術耳若越之事吳正不得不柔不得不弱者也計出  
于不得已非計之善也烏足以言智且句踐之不可必者  
有四焉夫差有殺父之仇能必其釋然于我乎忠如子胥  
能必其不見信乎反覆如太宰嚭能必其果爲我用乎句  
踐爲人廝役遲之又久能必其不死于二十年之前乎有

一于此越其殆矣幸而屈身事吳不孥戮之而臣妾之使  
伯禹之祀不斬于當日者天也非人也雖然句踐亦智矣  
陽爲魏絳和戎之計而陰爲隨侯修政之謀陽爲晉知罃  
纍囚之狀而陰爲夏少康生聚之圖陽爲鄭莊牽羊肉袒  
之虛文而陰爲秦人濟河焚舟之故事若此者不可謂非  
智也向使不忍小忿一旦殺妻子燔寶器率五千人觸戰  
譬之抱薪救火以肉投虎口其何以濟然則句踐非不能  
死也以爲死之無益故忍而就此彼句踐亦籌之熟矣敵  
人之勢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乘其不備而取之則  
易爲力夫椒之役吳目中已無越矣其又何備之有吾于  
是卑詞厚幣以結之文姬姜女以蠱之貴其諛臣使之易

伐離其諫臣使之易殺吾之所短顯而暴之使之玩而卻  
 吾之所長潛而畜之使之狎而墮其中夫然後以二十餘  
 年之全力一舉而蹙之姑胥之山至于天王賜胙四方推  
 伯一何壯哉所謂乘敵之不我備而陰用其機者蓋至此  
 而後信也然吾謂句踐能報怨不能報德句踐自失國以  
 後置之死地而能生置之亡地而能存者纖毫皆蠡種力  
 也乃一以去一以戮遂使後世有鳥盡弓藏之歎而殺功  
 臣者且以是為藉口豈非句踐為之作俑耶其羊肉也  
 其魚鱗也其味也其情而劍氣刺於心之痛則為骨既碎  
 其語之脈不傳于當世者天也非人也雖然句踐亦嘗矣  
 韋菴經說終

